

蘇平仲文集

蘇平仲集
卷十



蘇平仲集



蘇平仲集
十六卷

四部叢刊集部

上海涵芬樓借江寧
鄧氏群碧樓藏明正
統壬戌刊本景印原
書板心高營船尺六
寸五分寬四寸五分

蘇軾仲文集序

文以理爲主而氣以攄之理不明爲虛文氣
不足則理無所駕文之盛衰實關時之否泰
是故先王以詩觀民風而知國之興廢豈苟
然哉文與詩同生於人心體製雖殊而其造
意出辭規矩繩墨固無異也唐虞三代之文
誠於中而形於言不矯揉以爲工不虛辭而
強聒也故理明而氣昌玩其辭想其人蓋莫

非知德而聞道者也而況又經孔子之刪定
乎漢興鑒衰周之敝於華而反之於朴也故
豐沛之歌雄偉而不飾移風易尚之機實肇
於此而高祖文帝之制誥天下咸用簡直於
是儀秦歎斯縣河之口至此幾杜是以賈疏
董榮韋傳之詩皆妥帖不詭語不驚人而意
已至由其理明而氣足以據之也故周之下
享國延祚漢爲寂久有自來矣武帝英雄之

才氣蓋宇宙而司馬相如又以夸逞之文侈
之以啓其夜郎叩笮通天桂館泰山梁父之
役與秦始皇帝所爲無異致勤持斧之使封
富民之侯下輪臺之詔然後僅克有終文不
主理之害一至斯乎相如旣没人猶尚之故
楊子雲用是見知成帝然而朴厚之根未嘗
拔也故趙充國將也而有屯田之奏劉更生
宗室之子也有封事之言往復開陳周旋辯

析誠意懇至理明辭達氣暢而舒夫二人者
非汲汲以鴻生碩儒爭名當代者豈非習尚
有源而得之於自然者乎於戲此西漢之文
所以爲盛國祚絕而復續譬如元氣之不壞
而乾坤不死也論不及此而以相如子雲爲
稱首不亦悲乎東漢班孟堅之外雖無雄文
要亦不改故尚故亦不失西京之舊下逮魏
晉降及於情惟日趨於綺靡而已是故非惟

國祚不長而政化所暨亦不能薄四海後之
觀國風者盍於是焉求之乎繼漢而有九有
享國延祚幾及漢者唐也故有陳子昂而繼
以李杜有韓退之而和以柳然後氣復昌而
理有所駕詩文皆不讓漢則此數公之力也
繼唐者宋而有周程張歐蘇曾之徒出焉於
是乎文追漢唐而高者上窺三代豈不以理
勝而氣充乎元承宋統子孫相傳僅過百年

而劉許姚閻吳虞范揭歐黃之儔詩文皆可
垂後則由其土宇之宏廣也

大明撫運土宇之大上軼漢唐下與元同而
廣於宋雖混一未久而高文宏辭已有若翰
林諸公余故人子蘇平仲其一人也平仲於
文定公爲九世孫文定公長子諱達以徽猷
閣待制工部侍郎守婺遂家于婺故平仲今
爲金華人起前鄉貢進士選爲國子學錄郎

陞學正

上親擢翰林國史院編脩官一時號稱得人
見於著作者語粹而辭達識不凡而意不詭
亦由其明於理而昌於氣也余與之同朝每
得而讀之未嘗不爲之擊節焉

聖天子龍興江左文學之士彬彬然爲
朝廷出者金華之君子居多典冊之施文檄
之行故實之講燁然足以華國所謂如圭如

璋令聞令望而顯顯叩者則能或過於
平仲有由然哉他日徵我朝文章言語之工
有以鳴

國家之盛而追配漢唐諸作者其必於平仲
有取也夫平仲文藁留余所良久今得告
省親金華於其行也特舉古人之大槩序而
歸之以致期望之意云洪武四年春正月十
日開國靖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前御史中

丞燕

太子贊善大夫護軍誠意伯枯蒼劉基序



湖廣按察司副使劉竊紹興府學公貯備覽計卯

正德戊寅季夏式日

太史蘇先生平生所著詩文若干篇前蒙陰縣簿林
與直編類分爲一十六卷鏤板郡庠歷年既久朽失
過半印行于世者亦泯沒無存嗚呼惜哉正統庚申
予授官括郡公暇訪求先輩遺文故老自以先生是
集舉嘗欲求一觀竟不可得後因公事抵溫郡謁
少保黃先生先生以平仲文集見示予讀之竟日手
不忍釋惜乎集中字義多所闕訛有不可讀處諒
求假而歸公暇躬自臚錄校正繕無成書命工重書
諸梓以求其傳與同志者共覽焉
正統壬戌八月望日處州府推官黃責黎諒謹識

太史蘇平仲文集序

漢武帝欲教霍去病兵法去病辭曰願方略
何如耳馮謂去病真能用兵者古今之勢不
同山川風氣亦異而敵之制勝同漢者常紛
然謀出而無窮吾苟不能應之以變通之術
而拘乎古之遺法其不敗覆也難哉爲文何
以異此古之爲文者未嘗相師嚮積於中掩
之於外而自然成文其道明也其事數也引

而伸之浩然而有餘豈必竊取辭語以為工哉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宋之文莫盛於蘇氏若文公之變化瑰偉文忠公之雄邁奔放文定公之汪洋秀傑載籍以來未之多過其初亦奚暇追琢締繪以為言乎卒至於斯極而不可掩者其所養可知也近世道漓氣弱文之不振已甚樂恣肆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擬者拘於局而不暢合喙比聲不得稍自

凌厲以震蕩人之耳目辟猶敝帚漏卮雖家畜而人有之其視魯弓郕鼎亦已遠矣每讀三公之文未嘗不太息也蓋晚而得平仲焉平仲文定公之裔孫少警敏絕倫誦說不勞而習中歲大肆力於文辭精博而不麓澀敷腴而不苛縛不求其似古人而未始不似也仕

院編脩官以曠辭歸瀛以翰林承

旨致政將還

天子命舉可以自代者即以平仲應

詔既至復固辭

上亦憫其誠特賜文綺楮幣遣之天下學士高平仲之文而莫不惜其以疾困也人有困於當時而貴於後世者亦有貴於當世而後乃無聞者其得失久近果何如哉孰知平

仲之困乃所以成其至貴者乎瀛重平仲寂甚序論其文所以歎蘇氏三公之不可及而喜今世之復有斯人也平仲名伯衡其先居眉自文定公長子徽猷閣待制遲來知婺州遂家焉今爲婺之金華人去文定公九世矣洪武十三年冬十月

前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宋濂序



蘇平仲文集目錄

迪功郎蒙陰縣主簿永嘉林與直編集

卷之一

雜著

周書補亡三首

師儉訓

蒼玉軒釋

寓軒解

金子權字解

聽竹軒對

名亭辯

志被虎

補范宣子復鄭子產輕幣書

畏慎訓

默存齋釋

中谷解

橘亭對

蟻航辯

望雲亭志

廣原芝

太素原

冲靜篇

卷之二

雜著

分野論

蘭雪軒銘并序

問刑

桂孟平字歲

全有堂歲

表文

代翰林院勸

進表

國子學賀

登極表

翰林院賀

登極表

中書省賀平

杭湖秀越表

代秦王府官

謝表

謚用文

懿祖謚用文

懿祖妣謚用文

並代陶學士作

制誥

代詹學士封靖西王制

梅思禮授大都督府副使制

潘典祖授飛熊衛指揮使誥

王弼授驍騎衛同知指揮誥

頌贊

節婦黃氏旌門頌并序

何遜山先生贊并序

夢芝軒贊并序

宗忠簡公畫像贊

殿撰王公畫像贊并序

虞文靖公真贊并序

太師韓國公畫像贊

譚君小像贊

鄭氏三老圖贊并序

祭題

國學公試祭題八首

養素齋說

默齋說

常吉孟迪字說

戴生名字說

樓彥珩字說

傳

繆美傳

蕭壽傳

胡嘉祐傳

王銘傳

慎脩齋說

存齋說

范氏二子字說

譚氏三子名字說

柴說

武德傳

范幹小傳

金貞婦高傳

謝成傳

卷之四

傳

譚濟傳

黃夢庚夢裴傳

黃母劉傳

天刑生傳

序

林氏族譜序

黃氏家範序

古詩選唐序

偏旁辯證序

范氏文官花詩序

張正傳

張毅傳

陳郎婦傳

梁道士傳

譚氏家譜序

吳氏孝義集序

重校漢隸字源序

心學圖說後序

蔡氏重修族譜序

卷之三

說

養素齋說

默齋說

常吉孟迪字說

戴生名字說

樓彥珩字說

傳

繆美傳

蕭壽傳

胡嘉祐傳

王銘傳

慎脩齋說

存齋說

范氏二子字說

譚氏三子名字說

柴說

武德傳

范幹小傳

金貞婦高傳

謝成傳

卷之四

傳

譚濟傳

黃夢庚夢裴傳

黃母劉傳

天刑生傳

序

林氏族譜序

黃氏家範序

古詩選唐序

偏旁辯證序

范氏文官花詩序

張正傳

張毅傳

陳郎婦傳

梁道士傳

譚氏家譜序

吳氏孝義集序

重校漢隸字源序

心學圖說後序

蔡氏重修族譜序

三壽圖序

陳氏文錄序

卷之五

序

說齋先生文粹序

張路公詩集序

申屠先生詩集序

紫菴集序

陳子存藁序

鄭堞集序

廬山樵唱詩集序

鄭叔文字序

王子文字序

宗元常字序

王子成傳後序

送歐陽公輔序

送陳李明序

送陳伯柔序

送胡先生還金華序

送譚鎮撫調平陽序

卷之六

序

送孫太初序

送晉王相汪君序

送孔成夫序

送梅知州序

送田同知赴太原序

送樓生赴國學序

送徐生還國學序

贈高士敏序

贈林子山序

贈玄默子序

贈金與賢序

贈岳德清序

記

天寧禪寺大佛殿記

開元教寺興造記

太平歸元禪寺記

重建廣福院記

清泉菴記

松陽縣學後射圃記

重建江口斗門記
霞田記

卷之七
記

國子學同官記

王氏祭田記

陳氏祠堂記

脩睦堂記

一心堂記

同慶堂記

友恭堂記

壽豈堂記

慈敬堂記

春暉堂記

寶貞堂記

師萊堂記

瞻雲軒記

春暉亭記

懷遠亭記

高山舊隱記

卷之八
記

厚德菴記

厚本亭記

時思堂記

川上書堂記

平村山書舍記

劉氏水竹居記

世美堂記

安遇堂記

節義堂記

存古堂記

師古齋記

景古齋記

堅白齋記

巽齋記

松石齋記

靜學齋記

幽齋記

洗心亭記

梅初亭記

南軒記

南華謫居圖記

清源書隱記

卷之九

記

定軒記

聽松樓記

皆山樓記

水壺軒記

臨清軒記

遂初堂記

西枝草堂記

雙竹山房記

清風幕記

聽泉樓記

三然樓記

湘南清趣軒記

蘭芳軒記

南野堂記

韞玉山房記

竹林書舍記

卷之十

題跋

栖雲軒記

青山菴記

跋陳彥弼語

跋宗忠簡公語

跋王魯公除少保語

跋漢上先生贈父語

題鄭宣撫墓誌銘

跋愚齋先生奏景井告

跋譚侍郎傳

書徐文清公家傳後

書賢良王公遺書後

跋四英圖

跋先文忠公墨蹟

書清夏閣譙記後

書靈洞栖真院題名後

跋黃侍講送鄭仲舒序

跋張承旨錄古歌

跋陳子上書

書張孟兼字說後

書歸嬰說後

書徐進善三命辯後

題勤有堂卷

羣書百考跋尾

書讀易記後

書德泉銘後

跋保母帖

跋先文忠公和章詩

題劉養浩鐃歌鼓吹曲

書上滿陳氏族譜後

卷之十一

祝文

國學大成殿脩造祝文二首

上梁文

康都督府上梁文

張都督府上梁文

碑銘記品

悟真寺碑

蘭室馨禪師石塔銘

天地泉銘并序

辯證室贊并序

天香室品

清淨禪菴記

蒼雪軒記

無涯偈

送王上人遊方詩序

澹遊集題辭

謚議

南陽先生謚議

遂初先生謚議

祭文哀辭

為胡左丞祭常忠武王文

為廖平章祭忠武王文

祭許祭酒文

祭段知府文

祭胡先生文

夏太史哀辭并序

貞惠先生哀辭并序

卷之十二

碑誌碣

故元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包公墓誌銘

金華衛指揮副使王公墓碑

温州衛中左所千戶馬公墓碑

故元吳江州儒學教授孔公墓銘

梅軒處士林君碣銘 郭君墓誌銘

黃景昭墓誌銘 敏齋處士林君碣銘

張母林夫人墓誌銘 翰林應奉唐君墓誌銘

故元中奉大夫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周公墓誌銘

故元承德郎浙東都元帥府都事鄭公墓誌銘

王府君墓誌銘

竹坡處士俞元瑞墓誌銘

卷之十三

誌表述

故元温州路同知平陽州事孔公墓誌銘

故元朝請大夫僉太醫院事包公墓誌銘

逸叟處士徐君墓誌銘 宋君墓誌銘

許處士墓誌銘 魯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韓君墓誌銘 故元翰林侍講學士陳公墓表

謝氏西山所表 吳府君墓表

故元承德郎江浙等處行樞密院判官周公墓表

譚府君行述 陳子公墓表

先左司府君墳誌

先郡君墓板文

卷之十四

誌墳

桂府君墓誌銘

趙州判官張君墓誌銘

譚益之墓誌銘

蕭齋吳君墓誌銘

孔教授妻汪夫人墓誌銘

夫人周氏墓誌銘

楊子瑜墓誌銘

見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林縣丞母吳夫人墓誌銘

周君墓誌銘

能知州妻王夫人墳誌

柳君妻潘氏墳誌

郎婦鄭夫人墳誌

亡弟思誠墳誌

東谷先生趙君墓誌銘

玄逸子碣銘

卷之十五

詩賦辭

郭府君墓誌銘

兩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危齋先生王希言甫墓誌銘

義門詩并序

鉤勒竹賦

雲林辭并序

古今詩

周伯寧春晴江岫圖

送蔡思賢參政使蜀

送秦待制出守龍州

送宋起居還金華

玄潭古劍歌

送曹叔溫赴淮安懷

郭熙關山雪霽圖

題張會稽扇

題耕隱卷

送金主簿赴吳江任五首

送李丞赴堂邑

流觴圖同龍子高作

送饒秀才還盱江二首

送陳思可赴進賢任

長江送別圖饒朱仲雅赴山西省幕

申丞劉先生閣前山茶一枝並帶因效栢梁體呈

陪諸公郊行

絕句

送王希陽使交趾

即日

贈徐季子

朱澤民畫

方壺雲山爛熳圖同胡士恭題

庚戌七月九日晡時欽奉 御筆宣喚賦此

明日入見於 奉天門有 國史編摩之命口號

明日詣相府控辭述懷

越三日丞相以辭職歸養 聞欽蒙 俞允志喜

尋被留校雙魚元史

寄吳文明憲副

贈王檢校還北平四首

連兩雜書一首

史館雜書

東齋夕書

絕句

雪夜聯句

卷之十六

別集

空同子贅說二十八首

蘇平仲文集目錄

蘇平仲文集卷之一

雜著

周書補亡三首

啟永

叔虓邦干唐越有永異畝同額乃獻于王拜手稽首曰天子茲
惟祥我罔敢知茲惟不祥我罔敢知矧敢曰其來乎于休皇天
上帝亦既崇建有夏有夏公用顛覆後亦既崇建有殷有殷公
用顛覆嗚呼天命難知永則匪難知勤數萬永乃殫數萬不勤永
罔攸殖永殖惟人不殖惟人故天之降命于夏于殷亦惟其用
德天之斷命于夏于殷亦惟其不用德天匪難知不常厥德群
不常厥命我聞天有從徵厥咎無大亦允罔或愆乃不可不念



處州府推官章貢黎諒校正

休徵滋至自及雖惠乃亦不可念時則罔有艱嗚呼天子無皇
曰出于祥惟曰未有善風夜自敬德無豫無怠斯永不墜天之
降休命

歸禾

唐叔猷禾于王王命歸之周公乃言曰嗚呼休茲匪我幼冲人
克臻茲亦惟叔父周公德惟時周公雖厥身居東厥心罔不在
我周邦曾我股肱耳目誕濟我家于多難而我幼冲人不明弗
克知天肆崇降威以震動予越茲復顯降休祥用軫公暨予不
啻若一人嗚呼惟時周公天尚不庸釋予曷敢不祗若天予曷
敢遏公功尔其歸周公于東哉王曰公昔丕顯成湯格于皇天
猶有賴于伊尹亦越我穆祖文王受殷命暨我昭考武王迪有
祿並有賴于虢叔及閔天及散宜生及泰顛及南宮括矧我幼

冲人微公教告之微公左右之我則弗克乱我受民矧曰其能
格于在上嗚呼尚既乃心以予萬年欽承天之休嗚呼無曰予
冲人惟用顧于先王文武

嘉禾

周公既得命禾庸作書以誥曰伋來乃命賚予以嘉禾曰臻茲
在予旦嗚呼予旦尚懼弗克恭于王以獲戾于天夙夜不自皇
其皇敢行貪天之功曰厥休旦之休其惟王克嗣文武德天乃
用申厥眷命休祥攸集嗚呼時則大可慶亦大可恤我思夫人
未遘祥乃罔不畏既遘祥乃罔或畏惟不畏畏乃誕縱厥淫泆
怠傲以速厥辜故自古小大邦罔不用降災日興罔不用降祥
日乱嗚呼王尚永寅念于茲哉王尚若商王中宗之祗謹于桑
穀哉王克謹惟天眷命有申王惟不謹天不惟不有申命亦作

尊王亦入于畏我非敢多諾王惟心我惟股肱心不憂股肱克有濟鮮哉嗚呼圖惟厥終永保茲顯休命

書序有歸禾嘉禾篇目而亡其書竊意雖唐叔之獻禾當亦有書蓋俱逸矣昔白居易作湯征以補亡君子不罪也伯衡雖不敏輒敢効之作獻禾歸禾嘉禾凡三篇陶竊在與受丁占父辛爵屈生敦台夫鼎比妍其真不知量哉其亦大可哂哉伯衡

志

補范宣子復鄭子產輕幣書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伯患之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宣子說乃輕幣復書于子產曰四鄰諸侯以敝邑之為盟主也朝以脩好幣以將誠無時無之寡君當命其寡大夫曰我聞澗谿

沼沚之毛蘋藻菹藻之菜簠簋鈇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以為羞今列國來朝供奉玉帛以為庭實將焉用之寡人其辭諸寡大夫對曰非玉帛之是利惟禮之是供國之大禮惟朝與聘凡朝聘有珪璋有珍貨有陪鼎有贈賂是之謂禮禮之設久矣誰敢廢之盟主將範諸侯以禮者也若欲無煩諸侯而幣之不用是廢先王之大禮也可乎寡君用其寡大夫之言惟務行禮是以受之而不辭也不然敝邑於諸侯之幣受且不欲矧欲重乎蕭魚之會執事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悅于我吾子所知也當是時也諸侯之屬厚在敝邑者見之曰晉鄭兄弟之邦也今鄭之服事晉猶不敢不恭而加幣焉況我異姓之邦其誰敢愛犧牲玉帛而不以申禮于晉於是乎幣莫不有加焉自是以來幣之重也庸有之矣然則加幣以為禮則執事之是塔若

乃幣加而寡君弗止焉實句之不敏不能補察規諫以至此也
句敢不伏其辜今吾子不比之罪句以爲敝邑賴之而重之以
浚諸侯其無乃未之思乎敝邑雖褊小公賦不必盡索惟是樂
郤晉原孤續慶伯國邑之賦以供百事庫嘗有餘實也抑諸侯
之幣幾何而曰賴焉其誰信之昔我先君悼公施舍出積以爲
民也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至于今不替則
弊邑之於民也生之而不浚有自來矣民猶弗之浚而况諸侯
乎凡我同盟匹也而敢有浚心恤其匱乏通其有無無敢不力
若曰浚之又誰浚哉或者君其奇匿時作庶民罷弊土地所生
不足供事以異日之加幣也悔于厥心其從初也則懼以爲討
其不從初也則懼無以給請之又憚煩也乃藉句以爲口實乎
夫主齊盟者將惟禮是講豈其愛幣禮以幣行亦以幣成威禮

足矣豈在重乎雖君之務省繕亦敝邑之所喜也禮苟無廢幣
初之從寡君之始願也敢有貴備我知享而已周書有之享多
儀儀不及物曰不享寡君之於諸侯識其享亦識其不享不享
必棄信棄信必背盟背盟必怒鄰怒鄰將不免以一矢加遺雖
欲贅幣相周還也其蔑之能矣從初幣之非禮之腆也不猶愈
於不享虛執事其圖之

師儉訓

惟義門鄭君仲德既嗣總家政乃至子師儉堂登進厥家人用
告之曰予弟子姪予子孫咸聽予訓昔漢相鄭侯置田宅述
在窮鄉作室不樹垣牆曰今後世賢師吾儉乃爾攸聞亦爾攸
師嗚呼惟爾攸師豈惟鄭侯之儉哉古之人茅茨不翦土階土
銅則有若唐堯乃不可不師卑宮室惡衣服菲飲食則有若夏

禹乃不可不師嗚呼惟堯惟禹時乃聖人猶儉若茲惟予暨爾
矧曰凡民奈何弗儉惟堯惟禹時廼天子猶儉若茲惟予暨爾
以勸閑人而無儉情之從欲于何其制相古今邦君及卿士及
百姓罔有克儉而或不吉罔有不克儉而或不酉今予與爾其
無胥曰儉無益亦無胥曰不儉無愆尚胥風夜慎哉嗚呼先祖
有訓曰毋縱奢侈以干天刑每旦颺之厥惟舊矣今予曷又若
茲汝訓惟我鄭氏肇我家于茲自彼有宋我九世祖爰始誕爲
義聚越五世廼克臻大競又五世廼底于令今予與汝攸居攸
用厥室廬暨厥什器罔匪先祖之遺無有刻鏤無有奇巧斯其
咸見之不惟遺我後嗣者若茲我聞先祖之自奉至於裳衣至
于食飲廼亦無有輕肥惟我先祖豈曰無耳目口鼻之欲亦惟

不敢不于儉德是尚是若是庸是迪以制厥心以慎厥身以保
厥家以永厥圖嗚呼先祖克儉不惟其言于其身惟若茲故在
我後嗣賴之式克有今日周人有言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敝
化奢麗萬世同流予其可不剝于時予其敢不訓汝惟儉之用
爾曷永念家之升降在茲則其無滅義無肆欲無怙侈無耽樂
凡厥服食器用以至于百爲與其過于奢寧過于儉去厥泰亦
去其或不泰從厥約以從其所未約嗚呼爾克用予訓爾廼克
協于先祖爾亦式克師古之人是之謂義門之孝周還師儉堂
尚無覩面目惟爾後人廼亦永有師師厥家人皆曰敢有不恭
再拜趨出仲德廼屬眉山蘇伯衡書諸明具訓于子孫

畏慎訓

趙君彥嘉畏慎自牧爰作齊居大書揭諸座右茲豈曰用朝夕

觀省其亦將訓迪于後之人予庸作訓曰我聞戰戰兢兢若涉春冰若履虎尾時曰畏又聞洞洞屬屬若執玉若奉盈時曰慎心非畏害制事非慎害應惟畏惟慎時乃要道肆君子不敢不率嗚呼惟心之動若火之炎若川之決若馬之逸君子宅心若揀火用畏爲水若防川用畏爲土若御馬用畏爲勒肆厥心罔有弗存惟事之至若絲之棼若輻之輳若蔓之滋君子泣事若治絲用慎爲擲若運輻用慎爲較若除蔓用慎爲斤肆厥事罔有弗濟相古先民有若堯有若舜有若大禹有若成湯有若文王武王有若周公孔子既克聖亦罔匪惟畏慎之行有若丹朱有若商均有若桀有若桀紂有若幽厲不克聖亦罔匪不惟畏慎之行嗚呼豈惟聖狂攸在迪畏慎與不迪畏慎諸侯克保厥大夫克守厥家士克存厥位庶人克全厥身亦惟克畏

克慎畏不畏慎不慎未有不亡厥邦畏厥家失厥位凶于厥身嗚呼凡人畏厥畏慎厥慎亦罔不能雖無收畏亦克用畏汝曰盡慎亦克用慎茲惟鮮能哉必所其畏慎其乃無畏否則終入于畏雖慎可及嗚呼予以聞先正之格言咸告爾矣爾其夙夜畏哉慎哉爾尚無畏畏哉爾曷不畏亦畏哉爾尚無慎慎哉爾曷雖慎亦慎哉爾乃克存乃心爾乃克齊乃事爾亦則惟克由聖哉茲不啻不凶于殛身爾如有位有家有邦尚亦永保哉嗚呼曷哉曷哉

蒼玉軒釋

軒曰蒼玉者何四面竹森然玉立也竹則何以曰玉貴竹也何貴乎貴其德也其德何如君子以其冬生仁也中虛道也有筠文也特立志也理而析義也宜而不屈勇也爲律爲簡爲矢爲

箭爲蓬爲篋爲杖爲簞爲蓬爲篋無不宜材也聲中節奏樂也
群居族處不倚不亂禮也其德莫加焉奈何不貴之貴之而不
疑之以玉何足謂之貴則曷爲曰蒼玉玉其質也蒼其色也質
之溫然玉無以異也色之蒼然玉無以異也予之以玉之質而
不以色予之可乎玉有六焉蒼璧其一也禮天以之祭莫大於
事天故玉莫貴於蒼璧竹而謂之蒼玉貴之至也然則何以軒
焉爾君子貴夫玉故佩之故無故不去之其貴竹也猶其貴玉
也何獨竹而無故去之夫是以軒于其間動作也食飲也寢處
也無不與之俱焉又從而記之何也所以成君子之貴竹也亦
所以貴夫君子也焉成君子之貴竹也著之文辭昭其美德是
謂大其貴大其貴則夫人莫敢不擬竹於玉而竹之爲貴信於
天下矣言亦所以貴夫君子何竹有似乎君子故君子斯貴焉

非君子雖有竹莫之貴也然而君子之貴之也豈曰娛其耳目
哉亦曰比德云尔是君子之德見於貴竹矣貴德之君子其可
貴不甚於竹乎甚竹之可貴也是以其所貴亦貴之貴其所貴
至於記其所貴則人將曰所以記之也凡爲君子也夫是之謂
貴君子之德也君子氏名何居何郡邑里南康彭君尚賢也今
以選爲平陽縣丞軒在南康之下鄉鄉視埠作於洪武戊午秋
七月十日云

默存齋釋

余君可立讀易至尚口乃窮暢然有警於是默存名其齋而
或者非之曰語默何常之有哉惟其時而已矣時不可默夫安
得而默時不可不默夫安得而不默不可默而默則蹈仲尼之
所謂隱不可不默而不默則蹈仲尼之所謂躁隱君子不爲也

躁君子亦不爲也今可立以默存名齋蓋有取默默者存之語也是將胥爲緘默苟存之徒矣焉往而不爲隱哉事親也其能柔声以諫乎事君也其能犯顏以諍乎交朋友也其能忠告而善道之乎何哉可立之名齋也余曰可立之名齋未必過也而子之求之未必不過也可立之意亦將以默而有其不默云尔不默而以默存古之人亦有之矣楚莊王縣陳諸縣公皆慶申叔時獨不慶不慶非默乎荅王讓之申叔時進其說焉固未嘗終默是其不慶於始者乃所以存其說也故說行而陳以封信陵君赴趙門下士皆諫侯嬴獨不諫不諫非默乎信陵君詰之侯嬴効其計焉固未嘗終默是其不諫於始者延所以存其計也故計用而趙以金申叔時一默而有已縣之陳侯嬴亦一默而存垂亡之趙則默之所有亦大矣人不知不默存於默不能

以默存不默言不中而身不能存蓋無足怪者夫不默以默存者天之道也天之有雷不猶人之有言乎雷收聲於秋冬寂若無者此非以默存不默乎當春夏之際轟然而鳴天地之間品物之衆有知無知之屬無不鼓舞動盪甲者拆而勾者申凝者散而覺者遂其功至于若是則固存於秋冬之默也使雷日夜隱隱咄咄又安能神其用乎故夫人患不能默耳不患不能不默也苟能默矣於不默乎何有平居默默似不能言者及臨大事決大議一言而定國是功存社稷澤存子孫名存宇宙此善默者也而非明乎天道者烏乎能之哉不然自古以敢言而受上賞者既多以不言而遭顯戮者不少然則不默果不足以存身乎默果足以存身乎客愧而默默遂書以爲默存齋釋

天下無物不有攸寓也明寓日月威寓雷霆潤澤寓雨露肅殺
寓霜雪土寓夫生植水寓夫灌溉火寓夫烹飪春而發生寓之
夏而長茂寓之秋冬而收斂堅貞寓之不惟麗乎天地位乎四
季者有所寓命乎兩間者皆有所寓也堅之爲於栢栢轄脆之
爲於蕪葭萑蒿繁之爲於蘋藻菁茅馨之爲於蘭若之爲於茶藨鞠之
爲於桑麻神之爲於蓄龜鮮之爲於魚蟹美之爲於稻粱黍稷蔬果微之
爲於蠅蚋蟻蝸小蟲水草甘之爲於鴉豚雉兔犬羊鹿豕賤之爲於
糞馬勃珍之爲於珠玉金貝水銀空青鐵之爲於齒革羽毛絢之爲
粉黛丹漆而服食器用寓焉而況於人乎是故君臣貴賤所由
寓也父子慈孝所由寓也兄弟長幼所由寓也夫婦嗣續所由
寓也師友道藝所由寓也而況於一身乎人知聽寓於耳視寓
於目出納寓於口呼吸寓於鼻運用步趨寓於手足而不知三

才之理于心焉寓也惟夫三才之理寓于人心也是以昔者
聖哲有作別九州畫井牧而疆理得所寓樹公侯卿大夫士居
士農工商而職業有所寓制爲衣裳網罟棟宇舟車耒耜杵臼
弧矢酒食鍼砭棺槨泉幣而利用知所寓立之朝覲會同冠婚
喪祭蒐狩飲射而禮文以寓設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羽籥干
戚綴兆而樂舞以寓定之象刑而禁令以寓布之綱紀而法則
以寓爲之郊廟而敬以寓刻之符璽而信以寓於高城深池寓
隄防於彰善殛惡寓勸懲以規寓負以矩寓方以繩寓直以準
寓平而又一切寓之簡冊以垂式於千萬世凡此皆財成輔相
經綸參贊之所寓也而所以能爾蓋由其理寓之心也故君子
欲得其寓者莫如身寓其身於善則心之理全寓其身於不善
則心之理失全其心之理斯爲知爲賢矣其心之理斯爲愚爲

不肖豈獨吾之知愚賢不肖寓焉道術之顯晦風俗之美惡家
國之興替世運之盛衰莫不於吾之用舍寓焉必也百歲之中
兢兢業業不容一日暇逸以求盡夫人道然後吾寓形於兩間可
無愧也苟以宇宙爲傳舍人物爲逆旅視其生也若寄視其死
也若蛻其存也蠢蠢其沒也泯泯則其名雖曰人其實木石鳥
獸蟲魚草芥之不若矣而謂君子寓之乎禮部侍郎黃君子邕
以盛年粹學脩才雅譽爲時名卿寓其興於詩酒山水則有不
暇也寓其情於歌舞管弦則有不欲也寓其志於富貴功名則
有不爲也寓其術於權謀則有不屑也寓其言於荒唐則有不
取也然則君以寓名軒夫亦欲全其所寓而寓於無愧之域而
已矣吾故爲之解

中谷解

無偏無倚無過無不及之謂中至下至深至大至廣之謂谷中
所以範圍天下者也而不外乎正谷所以囊括天下者也而不
越乎虛書曰王道平平非正而何又曰王道蕩蕩非虛而何君
子之於天下也不可一日而不正亦不可一日而不虛夫惟正
然後能中夫不中夫惟虛然後能谷夫不谷敬於左則偏正則
不敬而焉有所偏侵乎右則倚正則不侵而焉有所倚有餘於
前則過正則無餘而焉有過不足於後則不及正則無不足而
焉有不及是則不中之所以中者正而已矣高者不可藏虛則
下而何所不藏淺者不可受虛則深而何所不受小者不可容
虛則大而何所不容狹者不可居虛則廣而何所不居是則不
谷之所以谷者虛而已矣中即正而谷即虛也故學以中爲體
而以谷爲要焉中也者萬善之所出也谷也者萬善之所入也

非中不足以爲學非谷不足以成學古之聖人或執之或用之或建之以此知學貴乎中而亦求至乎中也古之君子或寬以居之或謙以自牧或虛以受人以此知學貴乎谷而亦求至乎谷也然中無定在者也故堂一家之中也而不可爲一國之中京師一國之中也而不可爲天地之中惟洛邑則爲天地之中而謂之一家一國之中又不可中之無定在也如此而執一焉何怪乎天下之不中者不出於中也然谷有限量者也故溝洫一成之谷也其於江河之所納者不能納江河一隅之谷也其於四海之所納者不能納惟四海則爲百谷之長而溝洫江河之所不能納者無不納谷之有限量也如此而我取盈焉何怪乎天下之不谷者不入于谷也是故君子其於中也不患其無定在而患吾無以中之其于谷也不患其有限量而患吾無以

谷之故將中天下之不中必先中吾心之不中將谷天下之不谷必先谷吾心之不谷人之一心三極之主宰萬化之本原也可以制萬事而不可偏於一事可以包萬物而不可有夫一物苟爲一事之所牽一物之所衡則不能自中何以中事不能自谷何以谷物喜而無使之勝焉怒而無使之遷焉哀而無使之傷焉樂而無使之淫焉所以自中也自中然後無我而至中者形焉夫何患乎不中先入之言而無使之留焉自是之意而無使之萌焉驕吝之氣而無使之長焉滿假之色而無使之作焉所以自谷也自谷然後無礙而至谷者形焉夫何患乎不谷不中在我者中則其在天下者不足中矣當出而出當處而處當受而受當辭而辭當言而言當默而默當賞而賞當罰而罰孰不出于中哉不谷之在我者谷則其在天下者不足谷矣舍

垢而藏疾蕪聽而傳采俱收而並用山負而海涵天覆而地載
畜之大而業之富孰不入於谷哉夫爲學非中固無体然非誠
意又何以致中夫成學非谷固無要然非遜志又何以致中知
此者可與論學矣可以盡性矣趙君伯容其先宋宗室也世爲
儒家而伯容嘗登故翰林待制柳公深裏先生吳公之門講論
洙泗濂洛之學方將黜去外累而獨求諸內自號中谷子嘗試
問之蓋有見於此是以爲之解

金子權字解

人之情萬殊事之出萬變可之中而有不可焉者不可之中而
有可焉者則何以處之曰揆之以權而已矣君子以權揆事也
猶其以權稱物也今夫物斤斤而累之自一鈞至十鈞至百鈞
至千鈞至萬鈞推而上之其累之也愈多則其所累者愈重斤

斤而析之由萬鈞爲千鈞爲百鈞爲十鈞爲一鈞推而下之其
析之也愈衆則其所析者愈輕輕重之變錯出吾之前其不齊
亦已甚矣惟有衡而衡有刻也此爲銖焉此爲兩焉此爲斤焉
此爲鈞焉此爲石焉而又有權焉權適衡所持以平者也推移
前却以從乎刻以極其變是以高者不可抑而低也下者不可
揚而昂也重者不得以爲輕也輕者不得以爲重也莫不適其
情而莫之或欺亦莫之敢爭也古之所謂君子者當變故之糾
紛而審乎可不可之計而取舍向背不失其宜者亦權而已矣
天畀我以心而使我以之制事也蓋有自然之權焉是故不可
一日而廢也娶必告也而大舜之娶則不告親爲不善者不入
也而佛吟之召孔子則欲往管叔也蔡叔也霍叔也皆附夷庚
也而周公則或誅或不誅齊也衛也宋也皆以金錮也而孟子

則或受或不受夫聖賢之權固有所在也而常情豈識哉故夫
事有非常吾之所以應之者雖不守常而於常道未始或失焉
不惟不失且克有濟焉夫是之謂權權也者臨時之宜處變之
用也夫無權者猶知爲之衡而不知爲之權以從乎刻者也其
何以極輕重之變而使之平乎故君子之學莫大乎權莫難乎
權夫惟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者可與權可與權故卒然臨
之以大變不可得而亂也故大任可得而當也故大事可得而
屬也故大議可得而決也故大難可得而平也然則權可以一
日而無之乎因字思義而日進於學而深造乎道而謹執乎義
遇事之變而昧臨事之宜則吾弗之信於臆焉哉

橘亭對

越之士陸孟文家于姚江之上歷山之治圃以蒔橘中橘而

構亭落成之日問名於客客巧歷之莫當其意也矧名之曰橘
亭其友高明遠諗于客曰孟文鍾情於一物因亭而寓名諸公
亦知其志歟或對曰我知之矣蜀漢江陵千樹橘其人千戶等
孟文之志大率以此不然珍菓之產于越者不爲不少矣而孟
文之圃非橘不蒔美名以扁其亭者其豈無之而孟文之亭非
橘不命則何以哉或從而非之曰噫此志乎利者也孟文何取
焉孟文君子人也而爲利乎而獨不聞乎巴東人有橘大如甕
剖之見二叟對奕其中相顧曰此樂不減商山孟文夙懷隱操能
無景慕之情乎蒔橘盈圃亭于其間而日夜望之固有不能自
已者矣方其逍遙自得釋然解聲利之纏脫然去嗜欲之梏雖
處乎一圃之中一亭之內而浩乎有二叟之趣亦高世之士哉
又有非之者曰甚矣若之流於誕也世有斯事吾未之信藉今

有之不已怪乎夫君子之於利也且猶不爲況於怪而爲之乎
竊謂孟文無慕乎爾也彼蘇耽者鑿井種橘病者以井水服橘
葉即已是蓋不必據富貴之位攝尺寸之柄而可以推其及物
之仁矣孟文廉於進取而切於濟利者也聞其風聲得不願幸
之乎惟其所願學者耽也是故耽之所種者孟文不獨許于其
圃而又以之名亭然則孟文安性而不爲耽哉明遠曰允若爾
之言於計亦左矣吳越楚蜀交廣之境何地無橘何橘無葉以
方匕之葉而已人之疾何獨於耽見之而他未之聞焉耽固自
有道術焉耳不得其術而欲庶幾其爲雖有西人之心寧不爲
矢人之忍乎則孟文又何取於斯耶三子者請曰然則其志果
何居明遠曰亦若屈原而已矣原之頌橘也謂其受命不遷也
謂其文章煥爛也謂其內白可任也方之伯夷而實以爲象焉

自古知橘之深而尚橘之至豈復有加於原者哉今孟文之於
橘也其知之猶原之知也其尚之猶原之尚也是以果之珍者
非不多而其圃之所特則惟橘焉名之美者未嘗無而其亭之
所扁亦惟橘焉原知而尚之形諸頌孟文知而尚之表於亭此
德於橘其志一也於是三子者孰爵爲孟文壽侑之以歌曰有
橘有橘宜后皇之嘉植兮有亭有亭藉之以爲庭實兮繁美人
之好脩豈其花是玩而其實是食兮荃獨揆其中情曰希彼靈
均於焉比德兮願爾子孫勉爾封殖兮庶以永君子之澤兮

聽竹軒對

沈復養性故仙隱翁之孫也世家瑞安之北湖養性嗜竹環其
居皆樹之而起居食飲無弗與竹俱招興出遊則謝以聽竹不
遑暇有客問焉曰竹可聽乎曰竹有聲何爲而不可聽竹之聲

何若曰類宮非宮非宮類宮似商非商非商似商以爲角爲徵爲羽非角非徵非羽以爲非角非徵非羽非非角非非徵非非羽聽以何時曰風可聽也雨亦可聽也雨可聽也雪亦可聽也遠之而聽可也近之而聽亦可也俯仰而聽之可也坐卧而聽之亦可也聽之何如春春容容聽而耳不聾力不累果聽而精不搖颯爽剌亮聽而懷抱暢溼漉嘈吹聽而根塵清不哇不淫聽而不怡心不恣不懣聽而不喪志有金石革木管絃之屬可聽而又焉用聽夫竹曰琴瑟搏之拊之鍾鼓考之伐之笙簧吹之簫之磬屢擊之龔播搖之而後有聲而無餘聽竹也不搏不拊不考不伐不吹不鼓不屢擊不播搖而有聲而有餘聽有餘聽者自然也無餘聽者非自然也吾何爲不於其自然者是聽顧聽其非自然者哉雖然隱几傾耳此吾之聽竹也放心遺形此吾

之不聽竹也吾之聽竹得於人也吾之不聽竹得於天也聽竹固若爾乎曰胡不破爾琴舍爾瑟徹爾縣相與聽竹於吾軒於是客曰噫以人之聽易子之聽不可也以子之聽易吾之聽可乎哉乃歌曰携混沌氏之手兮問途於無聞之叟兮返吾無聲之園兮何必溺於物兮從爾後兮曳杖而去

艤航辯

客聞艤航而往觀焉詰航之主人曰公治軒於第而名以航吾未暇論也昔之人藏舟於壑可謂固矣半夜有負而去者矧公之航於此焉艤欲人不負之去得乎曰彼之舟藏矣而不艤焉是以人得負而去也我之航則固艤矣又孰得負而去也吾見江湖之上洲渚之側舟之泊者非不艤也揚沙拔木之風卒然而起蹴天沃日之濤洶然而作蛟龍龜鼉之恠駭然而觸卒之

文集卷一
權敗而傾覆者亦多矣則艤也果足賴乎曰夫艤非徒艤也有其具焉有其地焉艤之而無其具無其地猶不艤也有其具矣而具不美猶不艤也有其地矣而地不善猶不艤也故善操舟者某物以艤必先治之某處可艤必先審之治其具使無不美審其地使無不善然後乃可以艤此艤之道也先美其具則大患可得而禦雖卒遇風濤蛟龍之變而不能動又善其地則大患可得而避雖卒有風濤蛟龍之變而不能及風恬浪靜擊楫而進有風怪雨轉柁而止而豈至於權敗且傾覆哉天下之險者無過江海而天下之濟險者無過舟航舟航固濟險之具也而世之操舟者恃其可以濟險也逐利而不知止直前而不知戒方其張帆順流一日千里自以爲快及乎風與水爭飄蕩掀簸而不可禁止也蒼黃而艤非惟艤之物素不治而艤之

之地亦素不審雖取其於臨時地勢不計乎險易是烏知艤之道哉夫具有而不美地有而不善則與無地無具何以異乎雖欲極人力之所能爲以禦避乎風濤蛟龍之變而不可得至於束手熟視其權敗傾覆而不可救故此非艤之失也艤焉而非其道之失也我嘗觀浙河渡楊子浮淮絕汲濟沿漳而北遊又自直沽遵海而南歸環顧前後左右之舟未有具完地利而權敗傾覆者也亦未有具不完地不利而不權敗傾覆者也夫操舟一艤之間尚得其道以免於患又況君子之行已而身之安危家之興廢所係焉者可以無道而欲免患乎嗟夫勢利權謀之可以涉世不猶舟航之可以涉險乎人之倚勢利權謀而趨世不猶操舟者之恃舟航以濟險乎世道之險甚於江海富貴之禍甚於風濤蛟龍恃舟航而涉險者其舟危倚勢利

權謀以越世者其身不危哉奈何世之君子貪得而無厭冒進而不顧也觸罪罟蹈危機首領膏於斧鑕妻子翦為俘囚將誰咎乎將誰咎乎故我之仕也於彼之所倚者畏之如虎狼遠之如仇讎奉身而退仁義爲之樓櫓詩書爲之棹楫道德爲之維忠信爲之可進則游乎學之海止則泊乎聖之涯今也年踰五十得更世變身之不辱而祖宗之無忝非敢自以爲能廢幾寡過焉耳矣則固職之力也休吾身於斯軒強吾軒以斯名因物理之察察者以圖終而訓後則亦安而不忘危之志也而客又何怪焉客不能詰逡巡而退余時在坐獲聞其辯以其言之足以有警也於是錄之航之主人名冰字仲階浦江人世所謂義門鄭氏也

名亭辯

義烏酥谿之上胡君伯器之家在焉伯器臨流作亭旁植美竹浮光靜影上下映帶不知塵寰之接壤也因名其亭曰水竹洞天客或難之曰何哉君之名亭也洞天者真仙之館而亭者譙遊之所以燕遊之所方之真仙之館可乎夫古人之名亭尚其人者有之即其地者有之以其物者有之寓其意者有之未有無其寔而冒其名者也今以洞天名亭尚其人乎即其地事以其物乎寓其意乎借曰取其勝槩似之云乎則初非穹嶽邃壑之與區無有驚心駭目之環觀不必梯危絕險犯蟲蛇驅虎之不測斯可闢其境若三十六洞天者名雖美於亭何有焉伯器以告空同子空同子曰名亭者非非也難者非也往應之曰若以爲洞天必在幽遐峻絕之域乎則穗石羊角華蓋咸寂迹闌闌地之廣袤不過尋丈未嘗凌風雨而薄星辰也若以爲必真

仙之所栖止而後謂洞天乎則安期羨門赤松洪崖固嘗混迹
庸衆周流濁世無事不在非必專名山以爲窟宅也今吾蘇谿
泉深而土沃民皆安於耕鑿俗朴淳而有古風又際時休明盜
賊屏息物無竊疵而吾之亭據山溪之要會風氣之純粹水竹
之清華禽魚之下上飛泳莫如如在外行道之人觸塵埃冒
風日沿溪流度所陌廻望薨楠於蒼翠之表將以爲何地然則
吾亭之在谿上不猶洞天之在穹壤間乎名以洞天奚爲而不
可也賢大夫士東西行過吾門而吾延之亭上與之寓情耳目
之樂抗思羣壺之外講論繕性提身之學內王外霸之略其人
往往山澤之瞿列仙之儒莫不充乎自足泊乎無求浩乎不爲
外物所奪然則吾終日相與羣居不猶真仙之與君乎名以洞
天奚爲而不可難者如曰子之言辯矣抑古之人有諸則又應

之曰有之宋程公闢之知福州也得閩山嶽盜之際作亭於其
處以其山川之勝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
之山於是名之曰道山之亭吾之名亭與程之名亭固無以異
也道山之名不見非於君子則洞天之名又孰得而非之哉客
果不能難焉伯器乃求空同子次第以爲名亭辯而數諸壁

望雲亭志

余游南鴈蕩次于平陽間過余可立可立坐予亭上目其楮間
榜曰望雲余笑謂可立曰子日夜持籌與商賈較錙銖於市區
亦暇望雲若余也耶余嘗登仙壇時積雨方霽見山氣與澤氣
初若萬竈煙升自山腹少焉上薄于天彌漫充斥類物持煥綿
覆冒者而隙處杉松楮檜栢栢不翅小草見雪中俄大風海上
來力與之搏翕霍動盪若鎔銀若流永久而不勝也遂劇劇

鮮剥鷺若鶴若鸞若東西散去燿然日出虹光上燭林彩掩映紅駭翠霏又類補僧伽黎衣奇哉觀也余躊躇疑望不能去自是新雨後輒登而望焉子於雲也亦暇若余之望而亦同余之所見否歟可立曰先生之望適意也吾之望寓意也蓋吾南昌人上距宋豫章太守孝頃十二世而翰林直學士曠則六世祖也朝廷以吾粗知讀書見謂儒者召至京師授以征商之職而以去年秋至於此顯吾母在南昌今年六十有三矣高年不樂就養遠方迎致不可也歸侍不獲也定省之久曠思慕有不可勝言者引領而望焉吾親不可見所可見者親舍上之雲耳雲也朝夕卷舒於吾親舍上而吾曾不如以故望而感焉雲也飛揚騰靄而吾親舍其下吾見雲猶見吾親以故望而焉足感而又足慰也以故朝而望焉暮而望焉延若先生

之適吾何有焉余聞而歎曰孝哉可立乎子之望不同於余其與登太行而望者夫豈不同乎固有曠百世而同情若是哉雖然子知思而親矣望雲以自慰矣亦知親之思子而倚門而望乎而倚閭而望乎可不思所以慰之乎將何圖以慰之乎余意子之出仕也而親教忠之訓豈無望子之能官乎亦恪遵於早夜黽勉以舉職而已職舉則能官能官則子職亦脩子職脩則悅親有道說親有道則雖不在親側而親未有不喜慰者也而子亦足以自慰矣又安用於是雲朝焉夕焉而望焉也哉可立曰先生有以處我矣請揭諸壁間以時觀省焉作望雲亭志

志殺虎

余至高溪之七日有虎夜踰某子甲垣攫其豕豕呌然作聲甲意穿窬也亟舉火燭之不見豕而見虎迹焉黎明與二弟俱歸

虎迹覓豕行至黃土隴見兩虎叢薄中呼曰虎在此虎在此鄉
黨鄰里幸與我共殺之不者不惟吾豕被其攫諸公家之豕亦
恐不免不惟豕不免害且恐及人於是環高溪一聚壯者搦刃
與群弱者聲銅鐵器往助甲虎見衆前且行且咆哮作聲威翼
以懼衆衆不爲懼益鼓譟環之虎乃躍而起甲之長弟遽揮挺
擲虎虎怒爪之其右股被創甲之幼弟奮戈刺之自喙貫脅一
虎隨斃其一猶咆哮作噬人狀然聲戰慄僅若牛鳴衆知其無能
也直前刺之於是兩虎俱斃割其腹豕固在也虎於毛蟲中最
暴矣人聞談虎且猶膽掉畏之而況敢攫之乎使其據深山大
谷雖日攫麋鹿雉兔以自肥孰得而斃之哉顧恃其暴矣縱逐
逐之欲入墟市攫人畜而弗忌得一豕竟殞其命悲夫世之人
自謂威權足賴而貪欲無顧忌者其亦知所鑒也乎方甲行覓

豕惟二弟從率先殺人刺虎亦惟二弟詩言外禦其侮必兄弟
豈不信矣哉甲喪其豕既而斃兩虎誠若快意者然爲酒食以
勞鄉黨鄰里費抑亦夥矣一弟又幾不脫於虎口持虎皮上送
官人則不謂其得享賞以其皮之傷也牽於吏議乞弗之賞然
則出死力捐家貲以除暴虐者上功懷府而散文法吏無吹毛
求疵而欲沾賞與矧可得乎矧可得乎

廣原芝

金華陳如圭甫塋其母于蘭谿豹山之明年墓下產芝一莖其
色赤而紫其高可尺許其蓋輪囷五重與今畫家所繪紅女所
繡金銀玉石器皿所追琢者絕相似而光彩燁然過之如圭甫
自以爲得天瑞焉采而藏諸家且十餘年矣其生色猶津津然
也長山胡先生過而見之知其爲禎祥無疑也乃爲作原芝而

如圭甫顧以未得余言爲憮而請焉按易書春秋皆不言芝詩三百篇於草木之名最悉亦無有所謂芝者尔雅釋草曰蘭芝芝之名始見于此楚屈原作九歌其山鬼章曰采三秀兮山間王逸注三秀者芝草也他如抱朴子所載有參成木渠建寧等名段成式酉陽雜俎所載又有夜光隱辰鳳腦白符威德等名則芝之類蓋非一矣漢四皓采芝于商山歌曰燁燁紫芝可以療飢稽諸本草芝有青赤黃白黑紫六色而歌獨以紫爲言豈紫者獨可服食與然當時但取以療飢耳初未嘗以爲瑞也武帝元封中甘泉齋房生芝九莖帝爲下詔赦天下既又作芝房之歌以薦于郊廟則始以爲瑞矣自是後世有天下者莫不祖而効焉於是有理光得則元芝出王者仁德尊有道親耆老則有是應之說興矣則以之爲瑞豈一日哉抑柳宗元嘗云摘壤

猶能蒸出芝菌則芝與菌本一而已大抵無有根苗初無播種不假培植不資灌溉皆非人力所致而出於薰蒸但太和所蒸則爲芝陰濕所蒸則爲菌菌常有而芝不常有不常有而間有焉則謂之瑞可也出于國都若甘泉函德定禮大同壽昌之所產是爲有國之瑞生于民間若李興祖墓趙清獻倚廬李清惠家廟陳時舉齋閣與夫近代吳全節寢室之所產則謂之家之瑞可也今藏于如圭甫之家者果類古何等芝則不敢臆決而其色與本草所言固無異不謂之瑞可乎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足芝之產也不干其家而干其墓則謂之孝感所致也亦可余雖未獲快覩長山先生豈欺我哉又奚必目其奇形詭狀始信其爲禎祥也作廣原芝

絲之潔或涅之可謂太素乎曰不可玉之朴或斷之可謂太素乎曰不可物莫質於疏幕越席味莫真於玄酒大羹音莫淡於蕢樗土鼓惟其淡也真也質也是以純而不雜也純而不雜此之謂素而太素云者則極其純而其不雜無以加之之謂也素然而涅焉朴玉而斷焉謂之素且猶不可而况可謂太素乎是故疏幕越席而施之以文綉緣飾則非復質矣玄酒大羹而和之以麴蘖鹽梅則非復真矣蕢樗土鼓而節之以聲音律呂則非復淡矣何也猶絲之涅也猶玉之斷也雜而不純也夫文繡緣飾足以壞質麴蘖鹽梅足以損真聲音律呂足以亂淡孰謂夫人五色耀目而悅之五聲盈耳而樂之五味適口而嗜之而不失其赤子之心乎而况戕賊斷喪之者有其於彩色音聲臭味者乎於戕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天地

之心也一偽弗萌萬善咸備未有不純焉者也而汨沒于利欲流轉而忘返素之何其不謀也蓋人之生不能無欲而可欲之物又交乎前惟上智之人能不爲其役焉中智而降不爲其所役者幾希夫役於物則將窮其智以求所欲盡其力以爭所欲苟慊其欲則雖處污穢混濁而不辭行詭巧狙詐而不耻其性有不鑿乎其心有不失乎尚何去羣惡全萬善居太素之域之望乎處山林者多愿慤敦朴無他焉不見外物也處市井者多矯偽詭譎無他焉物引之也由是言之士之出于無懷氏葛天氏華胥氏之世者夫安得不質如疏幕越席乎不真如玄酒大羹乎不淡如蕢樗土鼓乎不素如不涅之絲乎不朴如不斷之玉乎無他茹毛飲血而口不役于味也衣鳥獸之皮而目不役于色也擊壤鼓腹而耳不役于聲也巢居穴處而形不役于安

佚也不識不知而神不役于好惡也其性不鑿而其心不失也此其所以熙熙乎皞皞乎渾渾乎其太素而後世之人所以不及也然則生今之世欲返古之風亦惟去其欲而已矣無作好無作惡無偏黨素之門也惟精惟一執中素之方也若顏子之三月不違素之効也若文王之德之純素之至也如是而失其赤子之心吾未之信也使夫人皆不失赤子之心而民德不厚士習不淳風俗不美吾未之信也而不熙熙不皞皞不渾渾不太古若者吾未之信也浦江趙思復傷雅道之喪而衆爲是醜也思追華胥氏葛天氏無懷氏而從之自號太素生而質諸余思復儒家者流余故不欲從質蓋生之後撥去莊之似瀆告之作太素原以贈

冲靜篇

曩余遇隱者金華山中方誦嵇康詩曰冲靜得自然榮華何足爲余問何以則冲靜隱者曰天地之道冲靜而已矣得天地之委和以生得天地之委衷以靈者人也其有不冲靜乎冲者不能不冲靜者不能不靜則亦自內出者滑之自外入者饒之耳出自內者喜也怒也欲也惡也憂也樂也之六者伐冲之斧也入自外者得也喪也利也害也榮也辱也之六者汨靜之淫也之十二者不出不入不入不出則不滑不饒不滑不饒則冲者未有不冲者也靜者未有不靜者也而非知道者不能也知道則安乎命任乎真以其安乎命也故榮辱利害得喪雖極萬變而視之泊然不知孰爲得也孰爲喪也孰爲利也孰爲害也孰爲榮也孰爲辱也以其任乎真也故得而不喜也喪而不憂也利而不欲也害而不惡也榮而不樂也辱而不怒也古人之

遊心於懷合氣於漠槩出于此而已矣惟冲故懷惟靜故漠懷
故與物皆春漠故與物俱息夫是之謂得乎自然知之者蓋鮮
矣而况於蹈之乎斯言也余識之久矣來平陽識張君子玉于
王年垂六十鬚髮郁然愉愉乎其容也津津乎其色也揚揚乎
其志也休休乎其不知老之至也怪而問之曰子玉非有華構
以居也非有膏粱以食也非有文繡以衣也而休休乎而揚揚
乎而津津乎而愉愉乎意殆有道乎不然則何以能若是也子
玉謝曰吾何道之有思夫大塊賦我以命也猶其賦我以形也
長短肥瘠妍媸黜哲非所謂形乎休休通塞成敗脩短非所謂
命乎命稟於生之初一定而不可易不猶形稟於生之初一成
而不可更乎則吾百歲之中貧與富也貴與賤也休與戚也吾
何容心哉何所用吾智力哉何逃於大塊哉奚必弊吾精神勞

吾肢體利之是殉而名之是騫於朝莫間哉窮居野處而吾樂
焉桑樞甕牖而吾安焉布衣常帶而吾達焉飯糗羹藿而吾甘
焉則吾何爲而不休休而不揚揚而不津津而不愉愉而又何
道之有余廼始知子玉唯無慕乎外故無營於時無營於時故
無礙於物無礙於物故無動於中雖不敢自謂知道其幾於知
道之爲乎而子玉即燕息之所求記於余余愛重其爲人廼爲
誦隱者之言焉因其所言而求其所未言則於道也幾幾矣

蘇平仲文集卷之二

雜著

章真初諒校正重刊

分野論

分野之說其傳也遠而周禮春秋傳始詳焉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城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左氏內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外傳曰歲星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此分野之說見於周禮春秋傳然也至漢地理志言分野乃爲始詳竊謂秦爲東井輿鬼之分野魏爲觜參之分野周爲柳七星張韓爲角亢氐趙爲昂畢燕爲尾箕齊爲危室魯爲奎婁宋爲房心衛爲營室東秦楚爲軫箕其爲斗越爲牽牛婺女而鄭康成則謂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分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鉅野衛也降婁魯也大梁

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
宋也析木燕也觀乎左氏謂災或守心宋景懷其咎實沈爲崇
晉侯受其殃鄭氏謂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以爲象
則驗災祥於星土其法蓋古有之不可誣也然而吳越之地南
而星紀則在丑齊之地東而玄枵則在子晉之地亦東而降婁
則在戌東西南北往往相反而不相配是則誠爲可疑者杜預
等注既莫能詳而鄭氏則謂國中之封域於星則有分焉其書
亡矣夫有其書而既亡此後人所以求其說而不得自漢以下
星官史家衆之以度數毫分縷析各極其至而十二次分埜相
配之理卒莫有明言之者嗟乎夫豈不以不足言而不言之歟
唐天文志浮圖一行嘗以河漢爲言固已疎遠及賈公彥輩乃
援古昔受封之曰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爲證若然則三

代之分埜皆當不同而列國所屬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談論之
分埜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埜在天則一
定而不易以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於在天十二次整然之
分埜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
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
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南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
韓楚梁巴蜀秦周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宿所屬之分而
言也鄭氏所謂星土者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各不
相配而其爲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
北地之在南者其分野在天者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
從衡之不齊猶犬牙然而欲以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之
分野之整然者彼此之不相配無足怪者甚者至以天之北極

爲天之首其体及背故有吳地魯東之羌其感甚矣易不云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水火木金土其形在地者也而天有其五星焉所謂象者皆惟五星哉九物莫不皆然矣故夫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諸國之地地之形也而其星在天象之謂也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天有是星則有是名曰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列國者非後世有是名而舉以爲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徵諸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有以知之也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在天皆爲列星而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非國中山巴蜀非若諸國之顯也故曰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而言也或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有二次所以驗天運之度數日躔之次舍此蓋古法而曆家之所取證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

所在而妖祥見焉則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抑分野之說豈專係於是哉

問刑

或問曰聖人尚德不尚刑信歟曰信然則帝舜何爲殛鯀流共工放驩堯竄三苗周公何爲戮蜚廉殺武庚致辟管蔡孔子何爲誅少正卯曰德其本也刑其末也是故不得已而後用刑初未嘗以之專造天下也而聖人至於無已而用刑也必本之以欽恤行之以哀矜欽恤仁也哀矜恕也恕故不喜刻而致深也仁故不加之罪而求其死也是故聖人之刑不徒曰刑而曰義刑聖人之殺不徒曰殺而曰義殺義者宜也在下者非不宜於天理不宜於人情不見刑見殺也在上者非宜於天理宜於人情不刑之殺之也宜於天理人情而後刑之殺之雖刑之殺之

爲天之首其体及背故有吳北魯東之羌其感甚矣易不云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水火木金土其形在地者也而天有其五星焉所謂象者豈惟五星哉凡物莫不皆然矣故夫齊魯燕宋韓楚周秦魏趙列國者非後世有是名而舉以爲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徵諸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有以知之也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在天皆爲列星而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非國中山巴蜀非若諸國之顯也故曰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而言也或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有二次所以驗天運之度數日躔之次舍此蓋古法而曆象之所取證者也因其度數次舍是

所在而妖祥見焉則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抑分野之說豈專係於是哉

問刑

或問曰聖人尚德不尚刑信歟曰信然則帝舜何爲殛鯀流共工放驩堯竄三苗周公何爲戮蜚廉殺武庚致辟管蔡孔子何爲誅少正卯曰德其本也刑其末也是故不得已而後用刑初未嘗以之事造天下也而聖人至於無已而用刑也必本之以欽恤行之以哀矜欽恤仁也哀矜恕也恕故不喜刻而致深也仁故不加之罪而求其死也是故聖人之刑不徒曰刑而曰義刑聖人之殺不徒曰殺而曰義殺義者宜也在下者非不宜於天理不宜於人情不見刑見殺也在上者非宜於天理宜於人情不刑之殺之也宜於天理人情而後刑之殺之雖刑之殺之

而無愧焉不宜於天理人情而後見刑見殺雖見刑見殺而不
怨焉是故義殺舉而天下莫不畏威矣義刑施而天下莫不遠
罪矣帝舜在位所殛竄流放者夥共工驩兜三苗而已不聞他
有所殛竄流放也周公相周所殺戮致辟者蜚廉武庚管蔡而
已不聞他有所殺戮致辟也孔子相魯所誅者少正卯而已不
聞他有所誅也蓋德以刑而輔刑以德而去此所謂聖人尚德
而不尚刑也不尚刑體天也故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不尚刑
保國也故曰式敬尔由獄以長我王國周道既衰判爲十二折
爲七國而刑日非古矣至于秦而極焉商鞅倡之李斯和之趙
高從史之呂政力行之胡亥成就之有棄灰之刑有偶語之刑
有腹誅之刑有督責之刑有相收司坐之刑有見知故縱之刑
刑人半于道上而尸積于市成陵自是以來有國家者耳目習

熟謂刑不重奸慝不息也謂刑不重號令不行也謂刑不重紀
綱不有也謂刑不重遠近不肅也故雖仁人之議刑寧過于重
雖仁君之用刑寧失於重往往以刑而鼓其勢以刑而作其威
以刑而濟其怒以刑而繩其下甚者則以刑爲嬉而席堂之上
郡邑之間朝夕之所務無非刑者夫刑故聖人之所不廢也曷
嘗以專造天下而後世奈何獨盡心焉喜刻而致深加之罪而
求其死其刑其殺果義乎果非義乎果無愧乎果無怨乎曰然
則三代以上刑愈省而犯者愈寡三代以下刑愈繁而犯者愈
衆何歟曰古之刑用必得其當無罪有罪生死殊塗人心灼然
知所好惡則安得不愛重其性命如泰山也後之刑用不得其
當有罪無罪同歸于戮人心惛然莫知所趨舍則安得不輕通
其死生猶朝暮也是故人之重性命於泰山而重犯法者由在

上者視之重故亦自重也人之輕死生於朝暮而輕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輕故亦自輕也夫不此之思而矣矣焉有疾視其臣民之心而惟恐其刑之不勝也前刀鋸而後鼎鑊左鞭撻而右桎梏使無辜之徒駢首接迹以就死豈刑期無刑之道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則人之善惡顧所以道之者何如耳又安用多殺爲且牛羊犬彘雞豚魚鼈人資焉以養生者也其於人也異類聖人之殺之猶有所不忍也而用之必以禮焉殺之必以時焉何至爲民父母視其同類曾牛羊犬彘雞豚魚鼈之不若而忍於旦且剿之刑之誅之夷之也雖能使人屏氣股慄不能自必其性命而於國脉亦已傷矣獸窮則噬鳥窮則攫况於人乎或者不堪其毒而群起恣肆以决性命於斯湏不識能盡誅之否也昔

人有云刑以勢行其濫也甚勢以刑張其亡也速故嬴秦以刑懼天下傳國二世成周刑措不用歷年八百此往事之驗也自古有國者其於杜稷之靈長則皆欲同周之賢其於刑之輕用則不免効秦之尤此吾每觀前史未嘗不嘆其何心也曰然則如之何而用刑曰明德義以訓之謹好尚以儀之旌善良以勸之申命令以救之而猶有不率不悛者焉於是擇其尤無賴者誅一以儆百是之謂張其勢以德不以刑用其刑以義不以勢

蘭雪軒銘

序

天台陳庭學給事儀曹雖在繁劇而意度閑雅間則退休一室取詩書而詠歌焉因扁其居曰蘭雪夫生于深林者蘭也而其芳無遠不聞雨於窮冬者雪也而其白垢莫能滓故聞蘭之芳者悠然而心神清挹雪之白者凜然而毛髮悚人之於蘭未有

不愛之而於雪未有不畏之者也人之生斯世也行不脩而善名無稱節不立而隨俗雅化不足起人之愛慕畏敬殆二物之不若矣夫大抵善學者往往會萬物之理以爲一己之用是故喬梓俯仰觀之而明父子之道棟蓐柏承見之而得兄弟之情於風激雷厲而相益之義以著於日映月盈而持滿之方以寓於松栢而識固窮之節於履霜而知防微之戒凡若此者未易以殫述也古人之觀物如此則庭學之於蘭雪也夫豈徒哉曰其請爲著銘曰

有蘭非菲有雪靈靈伊誰取之以爲軒名洵美陳生式燕以安匪物之玩惟德是觀莫馨匪蘭莫馨匪雪馨故不泯絮故不涅不涅不涅君子攸同匪玩乎物德焉是崇和順中積英華外溢清白自持勢利莫移匪蘭而馨匪雪而潔君子之風君子之節

全有堂裁

監察御史王君元輔以全有各其堂余知其有志於學也因其請爲作全有堂歲其辭曰

惟人之初生一而已焉及其至也爲智爲愚爲狂爲聖不啻天之與淵其何以則然豈不由固有之性能全與不能全乎於戲在我之天其孰能遷之奈何不勉以希夫聖賢有如斯喪而不克奉以周旋則處斯堂猶將局階其將何以無愧於兩者之間也

桂衡孟平字歲

人之取則者三尺之衡權之設也有前有却物之懸者有重有輕而凡銖兩斤鈞惟於衡焉是衡寡則低多則昂不低不昂斯得其平夫然後民情以服莫之敢欺亦莫之敢爭而衡之所以平則由其無物我之情斯衡也猶出於人之經營若夫人之具

手足形也蓋有自然之衡與形俱生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又曰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惟人日用之間雖不能無情而能
若斯衡之不用其情自一言一動以至於造次顛沛惟王道之
攸行惟天君之是聽浩乎其無適莫也泊乎其無將迎也湯平
其無偏黨也濬乎其無愛憎也漠乎其不作聰明也則事變之
錯出于吾前者雖驟轉而縱橫吾之視聽何至不免於管吾之
酬酢何患不得其正而吾之於踐形也庶幾其有造庭矣惟平
惟衡我字我名天之與我者恒恐弗克奉承而蚤夜以兢兢尔
名尔字罔弗與余余將致愛助之誠夫安得不以父師之訓
我者爲爾之丁寧

表文

代翰林院勸進表

伏以續百王之正統莫大乎宅尊得萬國之驩心宜先於建極
蓋惟體元而居正斯足應天而順人是以高帝開基甫四載而
即位于汜水世祖興復僅一年而踐祚于鄴南雖遠畧之不遑
而不稱之是講義有攸當道在隨時中謝欽惟

躬膺曆數之歸德合軋坤之大玄符顯握江左首平黃鉞再麾
潯陽遡定僭偽兼收於漢孽提封奄奠於樊襄來享來庭南交
廣西隴蜀于壘于理左濠泗右河淮含齒食毛者咸懷僕戴阻
兵恃險者悉就誅擒推聖人無愛之心委上將專征之任義旗
所指群帥之內附有摩仁聞所孚連城之款降踵至蓋師出以
律而民遂其生斯不戰而屈人故大悅而歸已今則士誠表首
於闕下會稽通籍於域中弓矢未棄輿馬載闢此皆二儀
協贊以申保佑之休百神効靈以開混一之運豐切盛烈之著

揆諸二帝則已多大寶鴻名之膺實諸兩漢則已晚是雖聖明
謙讓之節夫豈幽顯仰望之情臣念眷命不可久遠謳歌難以
固拒輒陳愚懇冒瀆宸嚴伏望仰體天心俯從人欲特頒
明詔俾擇良辰講其禮而正其名以其德而居其位則郊廟社
稷萬靈永有所主華夏蠻貊億載得以承事

國子學賀登極表

寶曆在躬應千齡之上聖瑤圖啓運得百姓之驩心
臨御云初謳歌爲盛中賀欽惟聰明天縱剛健日新仗尺劍以定
群雄道符漢祖歷一紀而成大業功邁唐宗陶範兩粟以歲祀
而上帝時欽詩書禮樂以造士而下民祇若風行雷動敷治象
於多方春育海濤播仁聲於庶類仰正統之誕紹知景命之永
延九在生成罔不慶賴臣等獲觀鉅典幸際昌期車同軌書同

文行同倫致治恭陳於善頌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敷言願贊
於成能

代翰林院賀登極表

皇穹垂佑誕錫貞符

哲后挺生丕承正統華夷永賴臣庶均驩中賀欽惟四馬渡江六
龍御極大明建國八綏咸圖於照臨洪武紀元九域同歸於
戡定於昭駿烈有赫鴻猷中賀仰沐恩波叨居翰苑雲從龍風從
虎幸逢千載之昌期河出圖洛出書願啓萬年之文運

中書省賀平杭州秀越表

伏以近悅遠來率土歸

聖人之德南征北伐無敵爲王者之師適瞻齊斧之特班過見
捷書之游至群情胥慶一統維期中賀臣聞高帝開基載興齊楚

之役太宗啓運復加充實之誅夫欲和衆而安民則必兼弱而攻昧事非得已兵不留行茲伏遇

皇帝陛下智勇自天聰明冠世廓清區宇番禺衣被乎恩光循撫遐荒燹道上供其方物願茲浙右尚阻華風爰致斯赫之威用副倏蘇之望收海陽以遏其僭要定秦郛以擣其腹心濠梁泗水舉若摧枯臨淮壽春取如拾芥計益窮而負固地逾蹙而偷生宸慮弥切於解懸戎車遂勤于再駕勢成角人效智能引領義旗親黨之投戈恐後允懷仁聲謀臣之稽顙爭先若雪首平吳松繼下齒錢唐於郡縣登會稽於版圖崑山傳檄而從距牙斯扶檣李據誠而附番昇悉空叛將就磔於藁街禁旅環攻其外郭茲魚天眷實出廟謨殲厥渠魁佇看震之不臈維其士女幸覩克之授時臣等叨列星垣獲觀露布烟火萬里式

歌神武之功干羽兩階水底文明之治

代秦王府官謝表

伏以誕膺景命開車書一統之基衆建懿親爲宗社萬年之計茲肇開於上宇遂董正於官寮中謝臣歷觀夏商以及周漢方其授茅土於子弟孰不任忠良爲股肱蓋凡前後左右之人罔非吉士則得脩齊平治之術斯爲令王今

神聖之膺圖仰皇王而取則方立經陳紀之始爲宗子維城之規况秦國四封奄有關內而形勢百二在其域中府署之開傳相之設固將藩屏

帝室豈惟保祐王躬宜得重臣以申器使臣等經文緯武才不及於曹參博古通今學有歉於賈誼夫何僥倖乃辱甄收茲蓋伏遇覆載等乎乾坤將曲成於庶物高明齊乎日月靡求備於

一人斯朽鈍之微踪亦叨塵於華選臣敢不虔恭夙夜苟非唐
堯虞舜之道焉敢陳祗通訓謨罔俾河間東平之賢專其美

謚明文

懿祖謚明文代陶安學士作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

孝曾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創業開基孝宜先於追
遠祖功宗德禮莫大於正名蓋由積善而累仁是致以家而
爲國考文於古進謚在今伏惟 皇曾祖考府君性賦慈仁志
存謹厚克勤克儉脩身永念於貽謀無黨無偏履道每期於垂
裕背陶唐上崇於少皞而周武追王於古公思水木之有本原
履霜露而懷怵惕謂多儀備物未足盡於孝心惟顯號鴻名乃
克符於禮典作廟有奕鏤玉惟榮謹奉冊寶上尊號曰

恒皇帝廟號 懿祖陟降有臨神明如在繼志述事敢云有道
之曾孫啓土建邦永賴在天之烈祖謹言

懿祖妣謚冊文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

孝曾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人之大倫正始必由於
內治國之盛典報本莫大於尊親惟今日之光華皆重闢之積
累嚴脩課享敬上徽稱伏惟 皇曾祖妣坤道順承壹儀雍
穆儉遵幹濯德音夙著於宗姻禮備溫恭慶系遠延於孫子實
由中助玉顯前聞惟種德於百年之先故食報於數世之後遂
令眇質獲履至尊爰考舊章式崇謚冊謹奉冊寶上尊號曰
恒皇后誕受帝祉永膺令名重翟褕衣莫遂生榮之願閔睢麟
趾尚祈陰相之功謹言

制誥

代詹學士封靖西王制

朕惟實融保五郡而事漢武彰推載之忱李績舉十州以歸唐
益著忠貞之節在當時之寵遇越常典以褒嘉耆爾外藩忠於
內附爲績既懋其報宜豐具位某曩在北朝屬爲近戚任維城
之重寄乃胙土於遐陬撫御合宜官府各脩其職業恩威並著
部落咸賴以安全茲朕誕開鴻業之初惟爾灼知曆數之在審
於去就率先遣使而來庭籍其土疆不待興師以及境知同馬
援之識真主義等箕子之歸成周是用頒新命以示恩仍舊封
而授任朕使守其祭祀豈惟保茲民人於戲錫爵疏封不忘誠
服之意柔遠能迓實切龍綏之心尚思對揚益崇忠盡可授光
祿大夫靖西王仍給金印俾其子孫世世承襲

梅思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建庶官以臨萬國任莫重於本兵掌邦政而統六師選必先於
碩輔具官梅思禮材資驍勇器量雄深胸襟豁略之奇被服詩
書之雅早登華貴作鎮藩翰保境安民待四方之國定提壘藉
戶爰一旦而來歸明炳幾先忠於內附蓋去留灼知乎天命肆
危疑克斷以人謀辭項從劉知同曲逆舍賢去迷識擬伏波凡
我師徒束兵而下淮甸暨其士女接堵有如泰山靖言思之厥
功懋矣是用擢居宥密俾贊樞機匪彰効順之勤式示輸誠之
勸於戲立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既肇錫以殊恩舊國士之
報以酬國士之知益圖於顯効可授

潘興祖授飛熊衛指揮使誥

環衛之司實居左右勳舊是任用表勤勞具官某直而能容剛

而不撓方渡江之伊始即杖策而來歸奮前驅而罹彼南征列
中堅而保救東土奔走禦侮蓋無戰而不從艱難備官斯有功
而必錄戎旃再典獎命存膺雖有休聲既克副於望實誕加峻
秩庶足展其威名督騎士總材官任良重矣訓武經申兵法爾
其勉之可授

王弼授驍騎衛同知指揮誥

杜稷之守必在於爪牙拱扈之臣視之猶心膂克茲膺選實維
其人具官王弼沉靜可嘉果敢無敵始列右廣繼長千夫屬囊
韞而率先戎行時將十載聞鼓鼙而克勤乃事勇冠一軍儋爵
之恩愈隆汗馬之勞益著迨茲升擢彌切倚毗帶礪山河朕不
遺於故舊功銘竹帛爾式克於欽承可授

頌贊

節婦黃氏旌門頌并序

姑蘇吳縣之閭門里有旌門焉朝廷所以寵褒姚節婦者也節
婦姓黃氏名妙清歸姚氏為諱榮之妻生男女各一人而榮以
病卒榮卒時節婦年二十有九子文聰纔二歲貧甚力紡績以
俯育或勸其更嫁節婦曰夫死不嫁婦人之常況有子可從何
為而更嫁此足一移我則匪人不聽後十二年張士誠入據姑
蘇亂兵掠文聰以去數從人問消息比二年不聞問或曰異日
者有子可無更嫁也今子存矣無論死藉令生歸亦不可望不
嫁將焉恃乎節婦曰我豈以子存子亡為去留者哉終不聽又
四年文聰始脫身來歸節婦驚喜且泣曰姚氏有後矣我死亦
無憾後八年里耆列其狀上于縣若府監察御史為答實以聞
制下旌其門為節婦之門則洪武七年春三月也今節婦婆居

且三十四年季已六十有三文聰思無以侈 上賜而昭示罔
極聞伯衡嘗造屬太史氏介朱恪即金華山中求書其事勸諸
樂石伯衡惟唐虞三代之世其教既明其化既成其民俗之美
至於比屋可封當是之時旌其門閭表厥宅里猶不敢緩然則
所謂樹之風聲使民益勸於善雖唐虞三代之聖人猶不能不
以之爲務也况當世降俗腐之後有天下者不善其善以爲勸
奚可哉 皇帝受天景命君臨萬邦凡有係於風化者輒
加表異蓋以此也而姚榮妻黃以貞節著聞蒙被寵褒如此是
猶唐虞三代之民加唐虞三代之令與矣遠近聞之其誰不感
慕而興起此所謂賞一而勸百者也不其休哉不其休哉夫惟
明 聖意而播諸聲詩者史氏之職也因不辭而爲之頌頌曰
天眷 聖神民君民師匪曰治民亦欲迪之 聖神奉天式和

民則陰極化權作新萬國褒嘉鄭義錫以旌書風行而表孰不
拜起非有詔錄自率規矩四維既張五倫攸叙吳縣有婦姚妻
氏黃年二十九良人遽亡儲無僭石室若懸磬母子煢煢相依
爲命霜風淒其落月照帷間闌機杼影與形隨人或憐之勸之
他適胡乃茹荼有薺如蜜慷慨自誓辭與涕俱何以入焉而犬
豕如我不即死我志靡他我下從夫我子如何子未成童掠於
亂兵倚閭而望寒暑再更歟曰已矣安知非死無子焉待不嫁
奚俟婦曰嗚哉何言之早我志可易太山可隳太山可隳我志
不易仰天一歎血淚兩集時既寧謐子亦生還雖無甘旨志養
攸全郡守御史交謂宜褒乃具封章乃請于 朝乃被綸音旌
其閭里若節之報庶其是在是昔視其門門則以帟今過其門門
有綽楔楔擗巍龍光有耀匪爾之私俾世視劬嗟臣事君猶

婦從夫凡百在位曷監曷圖婦道不虧尚稱 聖意臣節彈竭
有不寵異刻辭堅珉以昭鴻恩以揚清芬以詔後昆

何遜山先生贊并序

晉城何氏自唐會昌中諱晉者避兵來婺其後子孫遂爲婺人
故吾婺之有何氏與安陽韓氏東萊呂氏實同其盛衣冠奕世
蔚爲望宗皆所謂能世其家者也而於我蘇氏代有婚姻之好
焉有若遜山先生伯衡生晚雖不獲拜其烏屨然其素行清言
蓋嘗聞之矣今觀趙魏公康里公之書讀祭酒許君之文能無
重老成人之思乎不揆末學輒係之以贊贊曰

退不絕俗進不同塵易之嘉遜先生其人況問學之該博經術
之精純績令緒於奕世備雅德於一身仕不釋祿而全委質之
義醫以自詭而惟及物之仁用能澤被乎鄉鄰望重乎搢紳贊

一郡之文獻後百歲而益振慨罕木其已拱執儀刑之可親此
所以想高風於往日而嘆我生之不並辰也

夢芝軒贊并序

華川先生王棉生於至治壬戌十一月十有七日是年先生大
父南棧公年七十歲是日則公始生之旦也前夕公夢芝產于
所居之軒楣意者有異兆也棉乃生遂告賀者僉曰先王夢稷
之法無傳焉請筮之遇離之賁筮人占之曰離火也文也艮山
也賁飾也巖巖者而有蕃草木華采有耀火自下燭芝雖異卉
伊草之族穉其以文鳴乎王氏其復興乎芝也其瑞乎故錄曰
篤實而輝光以繡于裳人文章也又曰利上行南國之祥飾爲
蓋其門有仇家乃昌也公既得緣因名其軒曰夢芝所以志也
今天子定鼎金陵而先生遂以文學被遇由侍禮郎三轉而掌

制翰林於是二百八十有八甲子矣然則南獲公之夢豈非所謂有開必先也歟哉里生蘇伯衡追爲之贊贊曰

恂恂碩人兮維德之行匪今則然兮曰自高曾有一種必獲兮無善不徵之兆于夢兮而明發孝孫以生頭角嶄然兮嗚嗚厥聲於嗟芝兮又何必乎九莖厥既登崇兮天下文明倚與休哉兮匪家之祥維國之禎

宗忠簡公畫像贊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攘夷而安夏始以一言能返北旆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駕且留鑰之任方切而巧言遽入於帝聰度河之志未開而大星已殞於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媚嫉而天之於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吒也

假撰王公畫像贊并序

公姓王氏其先淳光人自淳光徙閩自閩徙溫至公九世矣公宋皇祐賢良儒志先生六世孫也諸益大字居安累舉進士不合於有司開慶中獻平戎十二策擢國史編校歷三省樞密院主事書門下省錄事判大醫院主管崇道觀丞相陳宜中薦授右文殿脩撰德祐失國執郎不仕以壽終于家其子與仕元以樂清縣尹致仕推恩贈公承直郎同知瑞安州事江浙提舉陳先生旅寔銘公墓額則太常博士柳先生貫篆焉伯衡獲從樂清君之孫淵瞻拜遺像而誦銘文謹撫其槩而述讚曰

有卓其識有壯其猷志欲吞乎戎狄榮爰獻於冕旒無適不宜無試不効章文薦於唐堂位歷歲乎華要宋鼎既移拂袖來歸酌東海以樂飲慕西山之採薇生氣凜然遺像斯在雖去今已

邈悠可想見在風采

虞文靖公真讚并序

故蜀國文靖虞公以碩學雄文際遇文皇帝師表海內伯衡每誦其文未嘗不想見其人故幸從危翰林素得公遺像而拜焉既命工摹寫遂爲之贊夫以公之盛德豈後生小子所能形容而伯衡尤區區如此者蓋不勝夫仰止之私焉耳贊曰生乎閭閻之門奮乎熙洽之辰接羣儒之統緒煥一代之人文終之消搖丘壑時山則止始之雍容臺閣道信乃信故能使人敬之若著紫而於時仰之猶鳳麟想聞其議論風采外至四夷遐享乎榮名富貴十有八春曷不觀此褐衣角巾委蛇如山瀟灑絕塵百世之士全德之人雖儀刑其已達凜生氣之如存九原倘可作也吾敢辭執鞭之勤哉

太師韓國公畫像讚

堂堂韓公秉國之成鴻業以定經費以盈群賢以進百度以貞四夷以服品物以亨公初無作孰得而名天賁生之光輔

大明天下之士睹其儀刑想其風采不謀同聲曰漢蕭何唐之玄齡功成而退不伐不矜衣朱鳥安享尊榮蒼顏白髮時遊大廷其德日新其福日增

天子萬壽共享太平

譚君小像讚

堂堂乎果毅之姿卓卓乎雄深之畧其材之奇由生長湘潭對嶽其功之高以戰鬪旣闢朔漠藹藹輕裘緩帶之譽嘗賦詩而橫梁躬好賢下士之風每嘯吐而髮擇時方際乎盛明年未及乎矍鑠吾將末之雲臺麟閣君安得撫松於丘壑也

鄭氏三老圖贊并序

曩余見睢陽五老圖於朱澤民所又從故相吳履齋之孫琳見
看英圖其人雖不出於一家其生雖不同於一氣想其以盛德
高年叅會於一時風采足以竦動朝野雅望足以敦享風俗可
謂一代之盛美矣未嘗不咨嗟歆羨而慨夫生不並時以爲恨
也今鄭氏兄弟三人伯陽仲德高蹈遠引於山林之中仲舒名
成身退於倦游之日而並爲一鄉之達尊且其人出於一家其
生同於一氣慈愛良悌壽如也現睢陽洛社諸賢名位固不侔
而其爲一代之盛美殆且過之矣而余也辱與之生同時居同
郡且嘗獲望其間登其堂挹其光儀聆其緒論此余觀此圖類
曩時咨嗟歆羨有加焉而又自以爲幸焉抑聞之隆古盛時上
有聖賢之君則習俗淳厚民多壽考或上壽或中壽而夭閔者
無之今伯陽兄弟以垂白之年集處於鱗溪之上雖天也亦惟

國家仁厚之德濟煦之澤發祥贖祉其民無異隆古是以鄭氏
一門而三老出焉然則三人者優游佚道之中安享子孫之養
而爲太平之民奚必引年復尸之令行袒割饋醢之禮加斯爲
蒙上之賜哉矧強健聰明三人者如一飲食起居略不見衰憊
態其福沛乎未艾也鄉人士君子歲時陳五豆六豆尊之長之
於庠序之間觀一家之慶而聖朝之昌見焉則三老乃邦家之
光豈上鄭氏之人瑞云爾哉其圖之也固宜咨嗟歆羨之不足
贊以一辭以配壽朋之什區區之情有不容已者矣而况仲舒
重有請乎贊曰

番番三老惟鄭之良既多受祉既壽且康亦既競爽望于一鄉
以我耆年際今盛世時和家給風清日美式相告語無遠具近
仰有松竹俯有泉流可以休息可以詠游今我不樂亦又何求

伯氏攸居仲氏來趨李從而後舊如翼如左圖右書具樂愉愉人孰無兄人孰無弟食則同煬處則同宇老而益親疇若鄭氏此令兄弟端然鼎立自天享之扶我人極天既享之又壽考之維國之華匪宗之老曷不觀此雪景霜髯威儀秩秩七縣具瞻豈惟七縣一人其慮之

策題

國學公試策題八首

問為人君者莫貴於勤莫大於斷莫難於信其臣周文之日昃漢宣之勵精秦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同爲能勤也而或治或亂不同焉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取秦符堅之南伐宋文之北討同爲能斷也而或興或亡不同焉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同爲能信其臣也而或安或

危不同焉學者之論事推其未至之理難爲說而抵其已往之跡易爲言請陳此十二君者其始何得何失而其後効相反以備請問之及襲其所以成而改其所以敗庶有取也

問能稼而能穡斯謂之良農能獲而能烹斯謂之善獵能開邊而能安邊斯謂之優於爲國故漢收河北兵不再興唐復河隴未嘗出師今西蕃朔漠之地秦漢唐宋之所不能有者我國家談笑而悉取之矣伊欲使戎狄質服不敢南向而牧馬沈龍幽薊之民目不覩旗旄耳不聞鉦鼓而安於耕鑿必有良策二三子其悉陳之

問井田也學校也禮樂也此王政之大者也爲法雖不同而先後嘗相資顏淵問爲邦而孔子則以四代之禮樂語之滕文問爲國而孟子則以三代之井田學校告之然則此數者果可偏

廢欵夫為治未有不本於古而可行於今者也孔孟所言具在方冊其設施之次第願推言之以聞于上

問義和之典曆后夔之典樂皋陶之典刑益之典鳥獸棄之典稼穡皆守一職終其身焉近世仕者一人之身而兼數官者有一歲之內而歷諸司者有之豈其人皆賢於古人而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將徒知計班資之崇庠而耻於効一官歟抑拘於數易之制而材有不得盡歟夫唐虞之時洪水方去天下可謂多事而當其時事無不治今四方大定非有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往往廢滯夫安其分而專其智能於一職與夫急於進取而無常職其得失亦可見矣居今之勢而欲復古之道如之何其可也

問常衮之居相位也選舉不自專一命已上皆付之定法可謂

盡公無私矣而賢愚有同滯之譏崔貽孫之居相位也未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可謂出乎法制之外矣而當時有得人之稱後之宰相以常為法乎則涉於避嫌以崔為法乎則近於專權專權致威福下移之謫避嫌失竭誠徇國之義而謂賢相為之乎夫古之賢相孰有加於伊尹傳說周公召公者乎伊尹則數求哲人傳說則旁招俊乂周召則明揚俊民既不自以為嫌而其君亦不以為疑是果何道歟為相不師伊傳周召顧自處於常崔之間抑不可數請為之說

問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在學校而言學校可乎有虞胄子之教專之於后夔成周國子之教總之於樂正則樂豈非尤學士之所當重歟後世何以希闊而弗講歟古者興師其出也受成於學其反也獻俘獻馘於學則兵豈非亦學士之所當知歟後世

何以忌諱而弗談歟所言者無非天人性命之理而指六藝爲
器之末所習者無過記誦詞章之間而視六德六行爲空言後
世之學校果三代之學校歟夫何能達城闕則其習至于今而
尚存成材就實則其人質諸古而有愧豈非學校僅以著令而
存其教養之法已疎歟然六館三學之士或叩閣上書而挽留
先生或倡明大義而不汙僭僞或指斥權臣而竄責不恤亦當
見之而君子以爲盛事果何以致之歟其豈所謂不待文王而
興者歟 國家建首善之地于京師二三子遊焉息焉豈惟稽
往行以自鑒擇善者以自從而已凡古法之當施於今與今日
之所當務者極陳之以脩舉缺陋使教道興而人材盛亦有司
之望也

問穀爲六府之一農居八政之首是故爲國先務未有或先于

訓農者也

今天子每歲孟春躬耕籍田以率天下之民

郡縣之長吏皆勸農之職重農亦云至矣是宜事本業之徒
什伯於逐末作之輩也而田里之間地有遺力而民多遊手何
歟將盡驅之緣南畝歟則井地之法未易復限田之制不可行
何以給之不爲之禁歟則國家之調度一切取贍於有田之家
不能無朘削之病而操奇贏者顧安享專利將見肯本而趨末
者滋衆品調消息之使農民無所傷而遊民無所利其道何由
可得而聞之乎

問商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周書曰不于古訓于何其訓是

以夏商周之有天下其損益者有之而所因者猶一日董仲舒
以謂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人廢古而
先王維持天下之大經大法蕩然無復存焉者矣漢興撥拾於

煨燼之餘其豈無一二爲先王之舊然自秦迄今千五六百年時君世主初未嘗諄諄然取法之爲務也而不害其爲有天下有天下而最盛者莫過漢唐漢之法大抵襲秦唐之政一切因隋而其治則皆幾乎三王乃若新莽之復井田宇文周之復六官可謂薦於師古者矣而無救於其昏亂敗亡何秦隋之制可以傳遠而先王之法度顧不可以垂憲歟夫豈高帝之大度文帝之仁厚宣帝之勵精太宗之英武乃致治之資而莽之惡宇文之庸固自有取亡之道歟將善復古者貴求其實而不貴慕其名在得其意而不在泥其迹歟不然豈所謂世殊事異不相沿襲者不誣而商周之書乃虛言歟幸推明其故

蘇平仲文集卷之二

蘇平仲文集卷之三

說

養素齋說

章貢黎諒校正重刊

今人多不如古也而莫士爲甚夫古之士爲聖爲賢達則能以名位養功業以道養天下以政養民不達則能以著述養萬世而今之士不免爲鄉人而於聖賢之所能爲者皆莫之能焉夫今之人所食者聖賢所食之粟也所衣者聖賢所衣之帛也寒而火暑而風晨興而夕寐無不同之目以視耳以聽口以出納手足持且行亦無以異也何獨聖賢之所能而不能乎且聖賢者其形與吾同其性與吾同非四耳而三目六五常而二心也而吾身之所具者亦未嘗缺其一也彼聖賢何獨能爲吾之所不能者耶亦惟養之有素而已耳蓋人之所以爲人者不獨身

焉爾也周流乎身者氣也主宰乎身者心也存乎心者性也發乎心者情也聰明而不惑者智也勇敢而有爲者志也寬裕而有容者度也持達而有能者材也堅忍而有立者節也而皆不可以不素養也節不養則陳材不養則偏度不養則隘志不養則陋智不養則昏情不養則流性不養則失心不養則放氣不養則餒身不養則不安慎起居節飲食所以養身也直所以養氣也寡欲所以養心也存誠所以養性也執禮所以養情也致知所以養智也自強所以養志也正大所以養度也問學所以養材也廉耻所以養節也節養則全矣材養則成矣度養則宏矣志養則不可奪矣智養則不可罔矣情養則不誘於物矣性養則不蔽於私矣心養則無往而不存矣氣養則無往而不大矣身養則無往而不泰矣養之有素而至焉者之謂聖賢之有

素而未至焉者之謂賢不養則鄉人則夷狄人今也不此之養而徒養其口體稍異焉者則文飾以養其過吐納以養其生朋黨以養其交矯僞以養其望奢侈以養其欲而庶幾乎聖賢養功業以名位養天下以道養民以政養萬世以著述宜其不能哉是故不徒養口體者知貴其身者也不爲今人之所養者能拔其類者也是所謂能以古人自任者也平陽吳元范氏敏而好學貪而有守以養素名其齋余病世之士養之無其素也久矣喜元范之知所養又恐其未知養之之方也故爲說以遺之

慎脩齋說

平陽有雅德之士曰宋以庶氏年幾六十不懈于學故有讀書之齋名曰慎脩間謂余曰願爲著其說以相吾志余曰至矣哉子之所以名齋也鄙人何足以知之何足以言之雖然昔者嘗

私淑之矣唐虞三代之聖人或兢兢業業或孳孳慄慄或翼翼
雷雷皆所以慎也故曰慎徽五典曰慎乃在位曰慎厥麗曰慎
德曰慎罰曰庶慎聖人若是其慎者無他天體物而不遺人物
之生日用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一念苟不慎焉一息苟不慎
焉則人偽衆之而天命幾乎熄矣而吾與天二矣而失吾所以
爲人之道矣焉有失爲人之道而身脩者乎而可以爲人乎此
所以慎之而不敢朝夕以寧也嗚呼於穆不已者天純亦不已
者聖人聖人與天同運宜若無事乎慎而其慎猶然學者固可
忽焉而不慎哉慎之柰何如執玉如奉盈如見大賓如承祭祀
如臨師保不覩而戒謹不聞而恐慙所以持其心克如是則知
所以畏天矣知所以畏天則知所以事天矣知所以事天則循
乎天而不失所以爲人之道矣身其有不脩乎蓋命於天而具

於吾身而著於吾身而接於吾身者各有五具於身者仁也義
也禮也智也信也斯五者其名曰五性著於身者貌也言也視
也聽也思也斯五者其名曰五事接於身者君臣也父子也夫
婦也長幼也朋友也斯五者其名曰五倫慎則由乎仁而親疏
無不愛由乎義而裁制無不宜由乎禮而品節無不當由乎智
而是非無不察由乎信而言行無不實五性於是乎盡焉慎則
貌極其恭而作又言極其從而作肅視極其明而作哲聽極其
聰而作謀思極其審而作聖五事於是乎得焉慎則君臣以正
父子以親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五倫於是乎敦焉身
其有不脩乎慎者脩之要也脩者慎之効也非慎固無自而脩
非脩又烏足爲慎不慎而無不慎聖人也慎而後慎賢人也無
忌憚而不慎小人也聖人不慎而無不慎故其身不脩而無不

脩賢人慎而後慎故其身脩而後脩小人無忌憚而不慎故其身放僻邪侈而不脩由是言之學者亦俛焉自慎而已苟或不慎日以其心與事物相轉旋於無窮幾何其不爲無忌憚之小人也存亡係於操舍而吉凶生於敬怠不慎則至於爲小人夫何足怪然則慎之於人也亦大矣如之何不慎余於子之名齋寧不重有警乎書曰慎厥身脩思永則願相與共勉之也

默齋說

天下之道有小者近者貴者而又有大者遠者隱者其小者近者貴者我可以言傳也人亦可以言求也其大者遠者隱者不可以言求諸我也猶不可以言傳諸人也言不可得而傳也故夫子罕言命不可以言而求之也故子貢得聞夫子之文章而不得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夫言傳不可也豈不可心授乎夫

言求不可也豈不可心領乎焉有心授心領而不默焉而契若針之於石者乎此非苟默而已矣誠以爲道至微妙非言語所能形容也苟闡道而事乎言語之末非惟不足以盡之且將開是非之端而好奇立異者不勝夫紛紜也孰若默示以行而使之默悟之爲愈哉是故善學者欲求父子之道惟潛心於其所以親欲求君臣之道惟潛心於其所以義欲求夫婦長幼朋友之道惟潛心於其所以別所以序所以信而於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未得則默而思也既得則默而行也扣之而不答也難之而不辯也詰之而不告也咻之而不顧也吾方深思力行之不暇而暇答暇辯暇告暇顧乎哉如是則其於道也察之精矣見之審矣得之深矣執之固矣昌言不得而排之高談不得而動之新說不得而惑之飛語不得而沮之夫安往而不默乎故其

默也豈三統其口哉默契於無言之域也雖欲不默其能不默乎彼置置者皆於道無得者也惟無得亦未嘗見焉卒然而問而莫知夫問之爲是爲非之然而應而莫知其應之爲非爲是而遽然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是非未脫口而左右前後之毀譽已盈耳則又譁然而與之爭雖欲默其能默乎而况爲學之務先治其心心之在人也未應接欲靜將應接欲明既應接欲一而主默焉默則無慮默則無欲默則無爲無爲則一無欲則明無慮則靜靜則足以制動明則足以燭奧一則足以御煩默也者心法也故善學者務之遊於夫子之門三千人而秀出其間者獨顏回從事心齊而終日默如愚而夫子亦獨稱之曰好學甚矣默之難也是故顏回慎默也慎默而後恭恭默而後淵默雖堯舜之治天下亦豈外淵默哉都俞吁咈是不得已而

然也要其極致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蓋其精神心術常與造物遊於無聲無臭之表其默其天是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少若後世之君臣日夜勞於論議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中國自治四夷自服也至哉默乎爲學之先務爲治之要道乎禮部侍郎括蒼吳君景玄嘗以默名其齋而徵說於余余謂景玄昔處山林而事學也既以顏回之所以治心者治心今處朝廷而事上也當以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治天下則其爲是齋也非徒與其學者默契於無言之域而已因爲著余之所聞者以爲說且特觀厥成焉

存齋說

言小而可以喻大者吾於吾隣敬之矣西隣之姬亡其耳東隣之媼往唁之曰何唁曰聞姬耳亡以故來唁曰視吾耳存乎曰

存耳亡而耳不亡吾雖亡耳而吾不滅也而媼吾唁則亦過矣
曰姬之珥金玉也金玉重寶也姬亡之何以不滅曰耳能聽斯
貴矣非以金玉爲珥而貴之也耳之存亡於耳何如損而滅焉
於賊人之有身不猶其有耳乎而爵位之於人不猶耳之於耳
乎所貴乎人身者以其有仁義之心而已矣豈以爵與位而貴
哉仁義之心天之所以與我者也爵位非天之所以與我者也
存乎天之所以與我者雖無爵位不失爲貴也亡乎天之所以
與我者雖有爵位何足貴也是以仁義之心不可不存而爵與
位不少存奈何世之士於爵位則知存之而於仁義之心則不
知存之古之士存其不可不存者而不存其不必存者故不可
不存者存而不必存者不至於亡今之士不存其不可不存者
而存其不必存者故不可不存者不存而不必存者亦終於亡

夫亡而後存焉固不若不亡而存者焉亡而知存焉猶愈於亡
而不知存者焉豈惟爵位以仁義而存哉存亡之間君子庶民
之分也君子之所以爲君子庶民之所以爲庶民係乎仁義之
心存與不存則怨焉而不存之可乎哉且夫是心與生俱生無
不存者也有不存者奪於欲利之心而無所不欲云耳故曰其
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
寡矣欲之爲人害固如是乎然則果能視凡可欲之物如吾之
隣之姬之視珥而視仁義之心如其視耳則不可不存者不存
吾未之信也李君伯章以其號存齋徵說於余伯章嘗倅應天
府知常熟州今僑居平陽與編氓伍他人處此將不勝戚戚焉
伯章何以無不豫之色有自得之意也豈不以存夫天之與我
者哉豈不以存夫天之與我者哉其號曰存齋也宜矣余辱友

伯章有年知之深故爲之書

常吉孟迪字說

國子生常切遜從余遊有年矣一日作而請更其名余乃名之曰吉字之曰孟迪生曰名若字先生既命之矣其義何居幸終教之則語之曰大易之卦陽爻多吉陰爻多凶其故何哉蓋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君子之於言也不順乎道不言君子之於行也不順乎道不行言焉無過行焉無悔夫安往而不吉乎小人之於言也不順於道亦言小人之於行也不順於道亦行言出而過行發而悔夫安往而不凶乎故曰惠迪吉從逆凶迪言善逆言惡惠迪從逆猶言向善從惡也且夫吉凶豈有常哉然君子常吉非天之福吾君子也君子所爲者常善有致吉之道也小人常凶非天之禍彼小人也小人所爲者常不善有取凶之

道也故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生以忠武王之孫定遠侯之子國之右族家之貴介而資質純朴氣象安和不謂之吉人其誰信之如欲自童而冠冠而室室而仕仕而休動無不吉亦惟自一話一言以至于飲食起居造次顛沛而必惟道是從而已自一話一言以至于飲食起居造次顛沛而必惟道是從生其爲庶常吉士矣箕子所謂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家用平康豈不於生見之乎生尚因余言而益向道哉

范氏二子字說

余游平陽范君元璉見其二子伯也俊拔而個儻仲也樸茂而周慎皆稱其家他日元璉請曰名兩字士東吾伯子也名昱字士寅吾仲子也願賜之字說使得以勉焉韻書兩也昱也均爲明也夫天下之至明者無過乎日而天下之所恃以爲明者亦

無過乎日日之出也求一物之不見不可得也日之入也求一物之見亦不可得也夫日之明故無不燭然其明嘗自東自寅始東明之方也寅明之時也中于天自東而升也至于午自寅而進也于酉則云暮矣兩與晷之冠也以之二言製而爲字豈非本其始乎所以必本其始者我知之矣時乎寅也日出東方是爲平旦夫人惟平旦之時其清明之本體與日同量而其致用之功足以繼夫日之所不能焉清明之氣正氣也雖日以之而光況於人乎人不能無欲者也及乎晝而交於物則勝於客氣於是昭昭者昏昏矣夫是以貴於存養也清明之氣固當存養而存養舍敬則何以哉東方發生之地也寅者敬之謂也養老於東學迎春於東郊祖生氣也朝日曰寅寅天地曰寅亮亦不外乎敬也兩爲晷之冠也以之二言製而爲字又豈非

使之敬以存養而滋長是氣乎夫惟主敬而後正氣充周正氣充周而後天理流行天理流行則物之在外者安能累我而明之在內者焉往而不猶日哉發之爲事業非乎其光輝著之爲文章煥乎其光潔昭之爲聲名燁乎其光大而於稱夫名之美也何有兄兄弟弟一本而成因余之說交致其勉此嚴父之志也亦余之所望也

戴生名字說

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陰陽而已矣其光爲日爲月爲星辰其威爲風爲霆其舒燥爲雨爲露爲霜爲雪其氣爲寒爲暑爲燥爲濕爲明爲晦其時爲春爲夏爲秋爲冬其跡爲鬼爲神其徵爲休祥爲妖孽其運爲泰爲否其疑爲山其流爲川其生人爲男爲女其生物爲草爲木爲鳥爲獸爲昆蟲爲魚鱉而莫不有

牝有牡有雌有雄其位爲君爲臣爲父爲子爲長爲幼爲夫爲婦爲君子爲小人爲中國爲蠻夷戎狄其於風俗爲淳爲溺其於天下國家爲理爲亂其存乎人也於性爲仁爲義爲禮爲智爲信於情爲喜爲怒爲哀爲樂爲愛爲惡爲欲於身爲榮爲辱於實爲剛爲柔爲強梁爲懦弱於資爲明爲闇於行爲善爲惡於事爲吉爲凶皆陰陽之所爲也而皆不可不和也於是聖人作樂以和之聖人之作樂也亦取諸陰陽而文之以管磬絃匏鐘鼓控揚而已是故六律陽也六呂陰也爲之度數爲之鈞節以調律呂以諧音聲而平其曲直均其繁瘠叙其小大比其終始使之秩而不亂協而不乖不凌不犯不沾不滯則無不和矣取諸陰陽者無不和凡陰陽之所爲者有不和哉由是動盪其血脉流通其精神營發其善端禁遏其邪思克其資質之偏全

其性情之正成其文武之材胥爲吉士之歸由是閨門之中父子親長幼叙夫婦別由是朝廷之中君臣正上下辨政教興由是郊廟之中天神降地祇出人鬼享世運由之以昌風俗由之以美風雨由之以時三光由之以明四時由之以順六氣由是而不爲災休祥由是而畢至妖孽由是而潛消萬物由是而各遂其生君子小人由是而各得其分中國由是而寧四夷由是而服天人一原感應無間如此然後可以言樂如此然後可以言和非軒轅氏之大耋唐陶氏之大咸有虞氏之大韶夏后氏之大夏殷人之大濩周人之大武孰能與於此哉後世德之盛極之建不能庶幾六代之聖人方是時也非無管磬絃匏鐘鼓控揚而迄莫能事神祇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息災害遂群生位天地則知樂者聖人作之而初不徒作之今徒見八音之陳

列則謂之樂五聲之鏗鏘則謂之樂是知有器之樂而不知無
器之樂也有器之樂工能之和也無器之樂非工能之和也工
之所能和者未也工之所不能和者本也今夫樂不惟有本抑
又有要而皆在乎人也何謂本和之謂也何謂要有為律而聲
為度之謂也本之立者樂不勞而和要之得者和不期而至聖
人之於樂也非本立而要得哉蓋聖人之體天地之帥也聖人
之性天地之德也聖人之聲天地之和也天地之帥以為體天
地之德以為性天地之和以為聲獨聖人哉吾猶聖人也聖人
能立其本得其要以和陰陽而吾獨不能乎反諸身而已矣求
諸心而已矣自強不息而已矣浦江戴生叔能甫之子也年甫
弱冠而有志于學其名曰樂而其子曰和之吾友方希直既發
其端以致其勉余也能不思所以繼之故因其請而申之說如

此生歸質諸尊人其亦以為弗畔矣乎

譚氏三子名字說

長沙譚君濟翁有子三人伯名榮仲名棐季名集於是以前告伯
衡曰吾伯子仲子生于金華葉儀先生嘗為著名說而皆未字
也願為我字之辭而祝之夫斯禮也古者冠而行焉今吾之子
皆未冠也而行斯禮焉庶其早知而風成也幸無以為變禮而
辭焉伯衡辱交濟翁令踰一紀矣而識三子自其孩提之日俊
爽而英發皆令器也能忘愛助之情乎其敢以不敏辭乃祝之
曰有衣之戟此之謂榮門之貴盛則列乎是榮雖一器足以顯
人之門地而況於人豈不能乘時榮勳以顯其親嗟小子榮字
爾公顯爾尚昂哉朝夕以賢哲自勉正弓之榮此之謂棐弓之
弛張則資乎是棐雖一器足以輔弓之張弛而況於人豈不能

行道濟民以輔其君嗟小子集爾字集之爲訓猶積云爾海之深也積
哲是慕嗟小子集公義爾字集之爲訓猶積云爾海之深也積
水天之高也積氣道積于躬君子攸貴尚論其要莫先積義義
積則氣浩然充塞乎天地當大任處大事臨大節決大議沛乎
其有餘裕勗爾公義尚敬內而直外勿始勤而終懈既祝已又
語之曰顯親子道也輔君臣道也積義爲學之道也大抵皆人
道之所當務也未盡子道不盡臣道不可以爲人盡臣道不盡
子道而可以爲人乎又焉有爲學之道不盡而子道臣道克盡
者乎然則入而事親出而事君固三子之所同也俛焉而爲學
三子可不交勗之哉苟交勗之則爲人之道孰有不盡乎三鳳
也昔見於薛氏而今於譚氏見之矣三子者勗之哉勗之哉

樓夢珩字說

佩於身之左右者曰佩職乎佩之間者曰珩曰瑀曰璜曰璫曰
衝牙曰組珩瑀璜璫衝牙組皆佩之具也而莫要於珩珩也者
上橫者也三組繫焉而中組之末衝牙懸焉兩旁組之末璜懸
焉瑀貫中組之半焉璫貫兩旁組之半焉而交貫瑀中上繫於
珩下繫於璜又兩組焉佩而非珩則組無所繫組無所繫衝牙
璜以懸之珩瑀以貫之亦安用之故曰佩莫要於珩也夫惟莫
要於珩是以佩有白玉有山玄玉有水蒼玉有瑜玉有瑤珉而
莫不有珩有瑀有璫有衝牙有組而莫不以珩爲要焉白玉也
山玄也水蒼也瑜也珉也其色不同其品不同其爲玉則同自
天子以至于士其佩一用玉者無他焉於焉比德而已矣德之
用無有貴賤故玉之用亦無有貴賤必有德也故必有佩也身
不可以須臾去德身其可以須臾去玉乎哉古者上之爲天子

次之爲諸侯又次之爲卿大夫下之爲士其於玉也固無人不
佩焉亦無時不佩焉後世則唯仕者然後佩焉又惟郊朝之間
朝會之頃然後佩焉後世之於玉也雖不得人人而佩之時時
而佩之而生也名璠字珩豈下猶佩之哉今夫名父兄朝夕呼
生以之今夫字朋友朝夕呼生以之則璠與珩亦既不絕于耳
矣耳之接乎其名也猶目之接乎其形也形之所在德著乎其
外名之所在德寓乎其中而吾於其形佩之以身而吾於其名
佩之以心佩諸身即其德而此焉可也佩諸心思其德而此焉
可也此不亦君子所以貴玉之意歟嗟乎所爲貴玉者貴其德
也貴之故佩之佩之所以求似之也豈曰觀美云乎故佩之而
不似之人則病之矣貴之而不得佩之故名之名之亦所以求
似之也豈曰假借云乎苟名之而不似之則人有不病之者乎

然則生之比德於玉也寧尚可得而不汲汲乎而余也異日將
於生觀德焉乃若玉之爲德孔子言之聘義記之要不得續告
也生義烏人姓樓氏今肄業國學來徵字說故爲生誦之云

染說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蟲象
雀以爲色取蜃取施取藍取茅蒐取橐盧取豕取象斗取丹
林取沔水取欄之灰以爲材熾之漚之暴之宿之濡之沃之塗
之揮之漬之以爲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爲候天下染
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焉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
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
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
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

之妙應於手染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于目而愛玩之乎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雉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雉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行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于口而書于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于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爲文者至多尚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

荀況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翱宋則歐陽脩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穎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于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逕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爲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雉之爲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爲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爲色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經非雉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方希直淺太史宋公學爲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之搢紳以至四方之老成凡與宋

公友者無不推許之以爲不可及余每過宋公退即希直讀其所爲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有得於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因以此勉焉余自蚤歲後盡心於文章垂五十而迄無成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寧不知愧然希直得余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若余哉此余之所以愛愛助於希直也

傳

繆美傳

武毅將軍繆美壽州安豐人歲壬辰江淮大亂集勇士捍鄉井推陳也先爲主帥乙未夏與陳也先渡江而南察陳也先所爲後必敗以丙申春三月率所部千餘人馬三百餘疋自歸上于陰巷

上以屬故越國胡公是月從胡公攻下建康

出北門追水寨軍乘勝克鎮江丹陽五月克廣德宜興八月攻常州所過屯堡若金澤楊思明皆降丁酉春二月拔紅菱橋洛社諸寨三月克常州四月從攻寧國會長鎗援寧國美與戰殺獲甚衆既下寧國復從攻下徽州七月苗軍楊元者侵徽州出戰西門又出北門戰又戰于東門連捷追北二十里戊戌春從襲阿魯灰院判營破之進攻於潛昌化獲其縣印上之三月從攻嚴州道遇長鎗戰却之進拔嚴州五月僞吳張士誠與楊元者合軍犯嚴州敗其舟師東門追至大浪灘而還文分兵出西門覆其精銳自是苗軍勢衰矣八月壽昌急領其兵援之十月克蘭溪浦江用降人蔣元帥爲導取義烏遂會胡公金華城下上至金華美從胡公大敗處州胡深元帥軍梅花門外逐至交道盡獲其緇重金華遂降已亥正月分兵取諸暨略地至紹興

十月還次金華十一月復從胡公擊處州處州軍據磐嶺其地險隘衆莫利先登美率敢死士持挺魚貫奮擊奪其壁以入我師守將石未叅攻棄城而竄分兵畧定浮壁得元帥葉深使諭元帥胡深曰

今上天授也士之欲立功名者不以此時

自附將誰與戮力且去年爾之衆戰而大敗今年我之師不戰而勝則天意亦可見矣與其阻險偷生旦夕孰若改圖可以保富貴也深然之出降龍泉慶元皆平遂以胡深葉深暨劉基入見內出銀碗文綺賜之而遣還金華庚子四月除胡公帳前萬戶閏五月從擊信州偽漢陳友諒軍狼俱引去胡公還師金華留美從林都督守信州辛丑二月以其師取石港五月張士誠軍犯諸暨胡公促美部兵東還禦之遇於楓橋戰却之未幾陳友諒軍犯信州復以求嘉侯檄往援行至草並聞敵保玉山馳

赴之戰于東津橋以寡敵衆無不一當百敵懼而却遂復玉山求嘉侯命爲前鋒北達信州又命結營敵壘之後絕其歸路城中聞援兵至開門夾攻友諒軍脫者無幾

上聞之出銀

碗一文綺三郎賜之壬寅春胡公命引兵還金華至常山聞胡公爲蔣英所刺乃兼程進至金華發喪張士誠軍乘胡公之喪攻諸暨急曹國李公遣美以援請於守將曰夜斫其營其衆可亂而走也從之呂副樞果棄縮重僅以身遁事

聞有御衣之

賜甲辰三月移守嚴州四月謝再興舉諸暨叛附張士誠美從胡叅軍城新城敵繞我版築美統奇兵出敵背決戰敵敗北西城以完遂留守焉乙巳三月張士誠大舉圍新城號二十萬聲振浙東美初應之北門之外覆斗巖之下敵攻西門又趣當之再戰再捷會曹國公大敗之于龍潭美逐其餘黨至湖頭受上

賞丙午正月從王指揮拔浦城拔無蓋洞紅山寨遂敗陳玄定軍于紅山大寨五戰而入浦城洪武元年春從下建寧延平四月復從林都督珍海寇于昌國十二月除武毅將軍管軍千戶明年春從曹國公北征克景州薊州惠州戰錦川六月從攻上都復取道通州往援大同戰黑河遂與大軍俱還北平三年二月從率都督攻下雲州五月復從曹國公擊上都敗蠻子太尉軍于察罕腦兒進攻應昌分兵擊花環寨曹國公命護送江主清士馬至北平十月班師南還定封行賞錫以世襲之命則四年二月也六年夏城中都以七年春移戍平陽平陽岸海而故城規制弗稱美改作之在平陽八年年未六十輟致其事君子以爲急流勇退有賢達之風云

史氏曰有古豪傑之士其克成功名非獨有過人之才畧要必

又能擇所從而去就焉馬援不舍隗囂而歸漢光武尉遲恭不舍劉武周而歸唐太宗將斬爲浮囚之不暇尚可望新息鄂國之封哉夫元之將亡與陳也先共事者亦多矣獨繆將軍逆知其無成而決意臣附

勲在 今天子於草昧之初繆將軍令也 帝室爵爲武毅位冠千夫澤流後嗣不亦宜乎於戲去就之所關繫豈輕也哉

武德傳

武毅將軍武德壽州安豐人至正末江淮用兵以材畧應募爲義兵百戶累功至千戶慨然有志於功名而共事諸將皆不足與成功從元帥張鑑渡江轉戰寧國太平之地且三四年言於張鑑曰天生勇猛之姿堂堂雄萬夫今日劬於東明日劬於西事勢可知矣不早擇所依一旦與草木同朽腐豈不可惜哉張

鑑善其言乃以丙申三月相率自歸

今上九月從鄂國

常公攻毗陵將下而從常公援魏國徐公于牛塘明年三月復從攻毗陵克之五月與張鑑攻下秦州六月攻高郵七月除營軍千戶十月從曹國李公赴常公于池州戰尤力流矢中右股後去之血流至踵弗顧戊戌三月從取於潛昌化三月乘勝克嚴州資以銀碗由千戶為萬戶五月苗楊左丞軍軍烏龍嶺德曰可襲取之頭為先驅李公問曰何以知可襲取對曰乘高峴之見其軍勢首尾衡決部曲時徙舉不安又其聲囂以此知之李公以為然從李公出擊覆其營早十月移兵取蘭溪十二月上至金華其守將竊安慶以城降從入金華己亥正月分兵克諸暨三月復從李公擊紹興鼓勇爭先右臂傷而戰自若李公曰人人如武其何戰不捷哉資米三石加銀碗後二年二月王

保反金華越國胡公遇害賀仁德反處州院判耿公遇害浙東震動德以是月從李公定金華三月從張指揮進擊處州遇賀仁德軍于劉山德馳當之戟手罵仁德曰爾初無容足之地來歸我國家我國家命爾為元帥爾不思報効而行叛逆若爾者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誅爾死在頃刻尚敢逆戰耶仁德大怒揮戈刺德中右股德引刀斷其戈追擊之大聲呼殺入諸軍繼之仁德敗走為背城之戰德又歎以精銳突入其陣鏖戰仁德遂為其下所誅處州平回守嚴州甲辰官制行政管軍百戶乙巳三月偽吳張士誠軍犯諸暨從李公擊退之資綵繒二李公遣從朱指揮援浦城所過若金剛橋無蓋洞諸寨皆下丙午春江山之十四都民據山寨為亂從徐元帥直抵其處群盜大驚德徐曉以禍福則相與羅拜願貸死悉撫定之洪武元年

正月復從李公下建州劍州汀州還師從都督林公捕海寇昌國之蘭秀山七月復從李公南入閩悉定閩溪諸寨十一月李公請于朝以爲管軍千戶而命下以十二月階武畧將軍三年移衢州四年朝廷定功行賞賜世襲制書文綺三綰如之三年靖海侯吳公出行邊德被檄赴靖海侯于平陽靖海侯察其可屬任而平陽重鎮外控島夷命就鎮平陽十年換武毅將軍鎮平陽八年年將六十乞致其事得請則十四年春也其冬上以海內悉平定而雲南猷外聲教選將統諸衛軍合十萬致討以德宿將命與諸大將將兵偕行論曰昔馬援去隗囂歸光武輔成漢業爲漢功臣封新息侯歸老私第及光武命援將兵討交趾援雖老不敢辭蓋忠盡之臣心乎報國身之不恤義當然也武將軍棄昏事明委質

聖朝去就之間動中機會至於起自休致出從征伐聞命即行慷慨許國其智識忠義於援豈非異世而同符也哉書之簡冊千載而下想其風烈孰不敬慕援不得專美于前矣

蕭壽傳

承信校尉蕭壽者德安人也字君美年十六喪其父而克自奮發以樹其家識者已知其不凡年二十陳友諒起荆湖拔爲萬戶友諒寇池州太平壽皆在行日夜思自拔歸附大明不得間不克如志居嘗歎歲癸卯八月今上親率諸將與友諒戰鼓蠡湖戰華山戰湖曰友諒中流矢死壽同事者率還立交諒子理于武昌壽乃乘間以所領舟師自歸禁江賜以米十石命隸鎮江庚申夏始授總旗從周指揮守嚴州乙巳四月僞吳張士誠軍軍大浪灘其舟如織壽乘快舸

挺戈而前衆皆披靡大軍繼之士誠軍大敗追北二十里有白金之賜八月士誠軍復犯烏石從嚴元帥出擊敗之獲戰艦一偽萬戶一人仍賞以白金加織文丙午八月從曹國李公取桐廬富陽餘杭十一月乘勝下杭州吳元年正月李公奏爲管軍百戶二月 命下九月從永嘉侯朱公文台州先登火其浮橋護馬二戰繼二賞白金如初台州既下分兵守黃巖水砦十一月大軍南攻福建諸路壽田海道領舟師夾攻洪武元年春福建諸路悉平還次金華四月海寇據昌國之蘭秀山嶺亂從都督林公擊定之七月復從李公拔閩溪諸寨二年正月進昭信侯尉統於徐指揮從李公北征則其年二月克惠州錦州大寧全寧遂度遼河敗慶僧國王軍進攻上都回次通州八月往援大同敗孔興脫烈伯二國公軍明年五月從擊興和應昌慶州

高州分兵援紅螺山等屯堡遂及大軍與蠻子太尉軍戰于駝山而以七月還金華四年二月世襲 制下賜文錦繒各六端後二年之三月由金華移平陽十年四月換承信校尉十四年冬與千戶馬俊出擊山寇自平陽之林來浦越龍潭過泥與以破吳崑崙駐小龍銀屏砦以扼萬松林歷福寧之岑嶺吳村際頭轉而涉瑞安之烏山萬丈村會大軍以殄餘寇凡破數十砦斬首二百級生得偽官士卒三十人奏功賜楮幣

史氏曰人材之生必于興運匪獨將相重臣兩有文武凡厥僚屬亦一時之選也千載之下尚論其世知有伊呂蕭曹而已其能因事見于方冊者幾何人哉壽事明棄昏執干戈從征戰驅馳四境之外輔成一統之業亦可謂能矣而使之無補可乎故其事余喜爲之論次焉

范幹小傳

相軒先生質行君子也聞人之善輒好語獎之聞人之不善輒
法語繩之先生曰吾豈尚口哉吾恐夫人不得爲善之利也而
怠故思所以激之激之故獎以好語也庶使人歆慕而勉焉耳
吾懼夫人粗於不善也而滋故思所以匡之匡之故繩以法語
也庶使人愧耻而戒焉耳先生隣里鄉黨之人因先生之言而
恤其先人之遺孤而葬其嫠族之無主後者有之兄弟異爨而
復同居者有之屠沽而折節爲士者有之而爲不義者至戒人
無以聞於先生或過先生謝焉或遇先生而面發赤焉先生蓋
有道者也蓋王烈郭泰之徒也然余有感焉世之爵祿得則富
貴失則貧賤此其可歎慕也豈直好語比乎邦君大夫以勸夫
善者而曾莫之勸也世之刑罰輕則鞭笞重則剕刖此其可愧

耻也豈真法語比乎邦君大夫以懲夫不善者曾莫之懲也法
語不足以傷人之形軀好語不足以濟人之匱乏而其使人懲
勸也顧反捷於邦君大夫之所操者此其故何耶既而思之豈
毀譽之出乎公論而予奪牽於私意歟豈此之德乎於言而彼
之令未信於下歟豈人可以理論而不可以利誘威懷歟不然
大之不榮而榮其小大之不愧而愧其小人之情固然耶使刑
祿果不能勸懲也則聖人何設焉先生名幹字景先婺之金華
人父懿許公之高第弟子自號柏軒人因稱之曰柏軒先生云

胡嘉祐傳

義士胡嘉祐永康人字九柞永康在婺之東南在處之西去處
之縉雲可三十里元之季處屬縣寇蜂起元帥石抹宜孫雖剪
之以兵不能止也於是縉雲弱溪之寇應氏杜氏以乙未冬滋

出永康境上殺掠以逞嘉祐驚然曰鄉鄰有急可坐視之乎走
縣曰令願助官殄寇令問安所得兵乎對曰募武健之士又問
安所取錢乎對曰請輸家財令曰善即歸散家財募武健之士
得千餘人而什伍之大署其旗爲義兵寇至輒迎擊由是寇奪
氣遣其徒黨來降嘉祐以爲此特詐降以怠我師耳益訓練其
衆俟同明年四月寇果復擣縣郭焚廬舍入據縣治四出殺掠
郡將勤兵致討嘉祐率衆助郡將遂復縣治郡將駐縣中其帳
下士間出暴橫嘉祐乃排帳直入問郡將曰將軍之來吾以爲
欲爲民除殘也豈意乃助寇殘民乎郡將戟手罵曰若真愚人
我惟不忍民之殘於寇也故勒兵而來除寇何廼謂助寇殘民
嘉祐曰卽如是兵士暴橫何不禁郡將遂拔帳前旗予嘉祐曰
其樹之吾兵士有敢擾吾民者立斬旗下嘉祐出旗樹于鄉

言曰將軍令擾民者斬此旗下於是士卒不復出縱出亦不敢
暴橫鄉井乃按堵令計事無訪司庶使問令縣有可與共患難
者乎對曰有胡嘉祐文學趙存誠者過其邑子也乃從旁言小
人習知之此人以重義著聞縣中嘗有人媚嫉之而誣汚以大
罪賴無左驗得釋及其人賊殺家奴誣人事覺抵罪咸勸之曰
此報怨時也報謝曰人以計傾我我亦乘其阨而傾之人固可
鄙而我獨非鄙人哉終不報怨凶年鄉人粉草根木實以爲食
誠諸子曰人皆飢餓我與若獨飽安乎亟發廩賑之其他存恤
族嫻鄉黨之孤者寡者疾病者未易以一二數此其重義蓋天
性然也真可與共患難者庶使乃爲撤署曰義士胡某使使即
軍中授嘉祐裨統諸義兵殄寇且給以鎧甲之屬嘉祐遂與方
允中等引兵去縣五里而屯于鯉溪或言此寇往來處奈何屯

此嘉祐曰是乃吾所以也此也吾非以我等之衆足以殄寇也
助官軍作聲勢捍敵鄉井耳我等在此則寇不敢越而深入寇
不敢越而深入則自此以西可保無他虞矣奈何不也此時呂
玄明壁方巖自守亦致書嘉祐曰君提孤軍當據衝恐非萬全
計爲君計者莫如去鯉溪壁方巖而共守焉乃可萬全也嘉祐
曰吾將排難以保鄉邑此吾衆之所以集也若去難就易此皆
爲身謀而不顧鄉里相扶持之義者也我豈忍爲之不往而諸
保受圍輒分兵掠之往往以寡勝衆丁酉正月大破寇于武平
于合德二月又破之前倉乘勝追北至黃碧又明日寇乃盡銳
從間道繞出方巖呂玄明與戰巖下其徒孫伯純戰死嘉祐聞
事急以明日黎明引兵往助玄明遇賊于占田遂大戰而寇至
者過多嘉祐顧謂方允中等曰衆寡不敵矣退提取覆也惟乃

戰耳自辰達午戰不利方允中呂伯川死于陳嘉祐厲聲曰終
不令兩賢獨死義且戰且罵不旋踵死之縣令野速達而聞之
曰嗟乎胡義士未嘗有斗祿寸組一旦緩急而能以私財私橐
贍鄉兵屢挫賊鋒利安一邑吾屬爲天子命吏顧不知爲計至
其斃於鼠輩又不能援之吾屬不獨大愧於心其負忠義士抑
亦甚矣爲之流涕率諸義兵發喪而以禮祭之

史氏曰元制復一縣者賞官六品不幸而死于難則視其所當
得官超一等褒贈之嘉祐於制得褒贈郡爲上請報未下而
天兵取婺城褒贈竟不及矣洪武己酉 詔脩元史嘉祐於法
得立傳其子以事在前代無裨 聖朝既不敢以聞而時人又
無能以其事送史館以故秉筆者亦莫得而登載焉有如嘉祐
之所樹立豈以褒贈不褒贈立傳不立傳而加損哉夫其以義

自奮志在爲國殄瘁以身殉之且猶不恤況家財乎斯可謂大忠矣苟無稱焉則何以激勸哉余過永康父老爲余言是以具著之

金貞婦高傳

貞婦高名文奴溫之瑞安人年二十六平陽金幼芳聘以爲婦明年生子暉暉生七月而幼芳以病卒金故平陽富家盜起海上其家交川濱海焚掠蕩然無遺繼以軍興盡賣其田供給幼芳卒高出簪珥鬻之始克舉是時方左丞明善周總督從道日事兵爭幼芳兄弟析居久矣携其妻孥東西走避之不暇何暇扶持高母子高執紼負暉窺崖山谷間紡績以自給艱苦之狀人至不忍見而高無毫髮怨怒意或勸之曰世有壯子猶不足恃者此三尺孤又足恃乎遭世多虞饒於貨者且不能全活

况一弱婦且貧乏乎不及時釋所從他日噬臍何及高曰我足一踐金氏門知死金氏而已餘尚復何慮乎與其煦煦草生孰若死飢死寒死兵也其植志堅不爲浮言所撼如此暉七八歲日夜策勵之以詩書曰不學何以成人不成人有子與無子何以異暉感母之言亦知自策勵底于成立今年二十二歲矣高今年四十有七鄉人士無少長咸稱之曰貞婦云

論曰人皆謂貞婦儒家女龍江書院山長高賜質淑其父也父講說經史貞婦自幼居父旁聞之故其見義明其抗時操於艱苦之中喪亂之際固當於嚴密如是則名爲儒者當何如哉然吾見緩急而奪志者亦多矣若貞婦豈惟世之爲人妻者愧之貞婦其可謂無愧於彝倫也已

王銘傳

廣威將軍指揮王公名銘字子敬和州人歲乙未平章預國俞公起兵于無為之海子口以應

今上公往從之預國公

見公大奇之留居帳下夏六月從攻下米石磯東勝取太平而元中丞蠻子海牙復以兵屯米石丙申二月預國公與常忠武王合兵攻之公以驍勇俾居奇兵之列正兵方與之合公率諸奇兵大譟擣之其衆不能支遂破其水寨三月從攻陳也先營於般巷拔之進克建康鎮江七月僞吳張士誠軍薄鎮江擊走之追奔至江陰石牌而還八月從攻常州會青軍叛去與僞吳軍合乃還軍接大將軍徐公子牛塘丁酉三月從攻下宜興七月與僞吳軍大戰于太湖流矢中左臂引刀出鏃復戰勇氣彌厲預國公勞之曰力戰而創不恤壯士壯士李度賢將也其麾下士裹創而戰固當顧予何人而得此於爾哉八月從攻朱

州判軍于石牌戊戌四月僞從預國公擊通州接黃橋搗項張榮等寨有白金文綺之賜遂從攻双刀趙于池州之樵陽冬十有二月從

上親征婺州庚子五月僞漢陳文諒軍入太

平犯龍灣從預國公迎擊敗之逐北至米石公獨馳入其陣敵攢槊刺公傷頰而公轉旋三周殺傷過當流血淋漓不顧也賜

文綺銀靴各一

上察公忠謹辛丑六月被於行伍以備

禁衛佩刀劍侍左右無寒暑朝夕頃刻不離八月從

上取

江州癸卯八月僞漢軍犯南昌

上親督諸將往討之公

被堅執銳扈從遇友諒于彭蠡湖之康郎山聯舟酣戰湖水盡赤友諒軍敗退保鞋山我舟蔽江面扼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乏食出禁江口求戰又大敗之友諒中矢死兩戰公奮勇爭先功爲多尋分遣諸將撫定荊湖公性吳山縣諭沈頭陀等

曰爾主連城數十方地萬里精兵百萬大艦數千猶不能全而
一旦送死禁江口爾等保區區尋丈之險况能久生哉今大兵四
出追討偽漢遺孽爾不早歸順尚安所逃死乎弗聽遂加兵諸
壁壘悉平有功擢管軍百戶甲辰三月從黑丁指揮往擊廬州
七月克之八月往援安豐乙巳五月從常忠武王攻下安陸襄
陽九月還攻秦州閏十月克之丙午夏四月轉擊淮安又下其
秋上命諸將攻浙西公從常忠武王直趨湖州之毗山
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敗北直抵城下公與有功偽丞相張士
信悉境內精兵來援屯于舊館出我師之背忠武王簡仇健士
由大全港繞入東阡復出敵背為奇兵以分其勢且填壘薄港
絕其歸路公在行旆戈先驅盡晝夜之力又敗其援兵偽元帥
徐義之衆于烏鎮冬十月舊館降十有一月湖州亦下遂攻蘇

州大小之戰數十丁未九月蘇州破擒士誠師還而公以十月
分兵守禦松江洪武元年春被旨佐翁德指揮守禦太倉二
年二月制授昭信校尉依舊管軍百戶四月從翁指揮捕倭
寇海上遇於海門縣之上幫及其未陣擊衆衝擊之所殺不可
勝計生獲數百人以獻復有白金文綺之賜三年七月泉州漳
州不靖從平章廖公往撫之悉定其地四年二月都試百戶用
鎗之精無與公敵者與百戶尤宣角三合三勝立除武畧將軍
太倉衛管軍副千戶後二月召至闕下超拜宣威將軍長淮
衛指揮僉事五年八月詔若曰溫亦東南重鎮苟非其人豈
堪付托其以長淮衛指揮僉事王銘爲其衛僉事公拜命以
九月蒞溫審利害度先後而施張弛舒慘之功威行惠流而遠
近爲之易視改聽常再奉旨造海舟數十艘心計指授井井

有條吏無所售其奸民用不擾瑞安民周廣三等盜弄兵三魁
私鬻者衆至六百餘人殺巡檢公選士授以方略盡獲而誅之
乃上奏曰臣所領鎮岸大海而控島夷城池樓櫓因陋就簡
非獨不足以壯國勢率有風潮之變抑將何以禦之勢迫改
爲臣敢以聞報下以七年八月繕城而陶甃甃之延袤三千
餘丈高視舊益三之一既崇飾雉堞改作各門層樓使宏敞鉅
麗與城相稱又每若干步爲敵樓三間環城之上九五十餘樓
以八年十月浚濠自南門至東門以丈計之一千而贏其深與
廣皆倍於初又砌二堰閘曰南關曰堰頭爲蓄洩之限以九年
十月增築外垣首起海神山尾屬郭公山爲丈二千有奇其高
與闊各十有二尺由是海水縱暴患不及城矣換廣威將軍錫
以世襲制書則十年四月也十四年冬十月括寇吳達三等

構亂犯平陽瑞安公出兵捕之比延安侯唐公統大軍至則寇
之就誅夷者十六七矣延安侯五閱月而戢寧一方奏凱還
京寔公力之以焉十六年春公得告往和州改葬先公先夫人
且行郡之耆庶填道留行揚言曰吾士民賴公而老者得其養
少者得其長傷殘疲憊者得其休息奈何舍我去焉不得前公
慰遣之則皆垂涕以別及公還自和州男女無老稚爭相遮迎
咸欣欣然有喜色郡守長相顧曰吾屬爲天子牧民民視吾
屬去來漠然不以爲意王指揮職乎軍者民其去也戚而於其
來也喜乃爾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爲哉吾屬愧王指揮多矣
史氏曰凡人之才有所長者必有所短是以武能戡亂文能附衆一
人之身兼茲二美謂之全才夫其生也豈偶然者求之往古代
曾不數人焉公生當興王之運方用武時從諸大將東征西

討則奮其才畧無戰不捷而功以建及天下大定蒙被寵眷
臨制方面則興廢舉墜推恩布惠而民以懷況謙恭而不伐教
慎而無愆於戲若王公豈非才全而德鉅者哉論次于篇一以見
公之賢非流輩之所可及一以見聖朝將帥得人之盛

謝成傳

千戶謝成字德用濠之定遠人歲甲午萬戶陶洪材其爲人以
備前驅六月與俱取泗州盱眙縣十一月破雲山砦歲乙未正
月遂從故御史大夫衛國鄧公校和州署百戶六月渡江克采
石進克太平八月從克溧水溧陽十一月還守太平署千戶歲
丙申二月元中丞蠻子海牙復集舟師屯采石衛國公與常忠
武王合兵搏敗之成獲其戰艦二三月從拔陳也先營于聚港
獲卒三人乘勝克建康獲卒七人因留守禦六月復從衛國公

取廣德歲丁酉二月克長興六月僞吳張士誠遣兵入寇從陶
萬戶出城東門奄擊走之獲卒二人七月攻下徽州以功遷萬
戶十一月苗軍楊完者盛兵薄城澤勇敢士往嘗之咸推成成
率數百人橫戈鼓譟衝之衆皆辟易自相蹂躪大軍繼進遂覆
其師楊完者僅以身遁論功成最受上賞歲戊戌二月從攻於
潛昌化獲卒七人三月進攻嚴州拔之後一月張士誠兵圍嚴
州率所部出擊追北二十里獲卒五人遂還守徽州歲辛丑八
月復從衛國公攻下樂平馳克饒州獲名馬一移兵指撫州獲
其迎敵將一人卒十五人遂得撫州歲壬寅正月從守南昌僞
漢陳友諒發精兵襲南昌成分地守寺步門寇犯寺步門成先
冒矢石與戰獲其驍將三人寺步門既捷寇兵奪氣遂潰衛國
公言於皇姪大都督曰今日之戰氣吞敵者惟謝成爲然賜

銀梳二加文錦一歲甲辰四月從攻下吉安及太和州十一月
從圍贛州乙巳正月克之五月前克安福州還守南昌官制行
實授百戶會忠武王克襄陽

上命衛國公鎮襄陽以成

從洪武九年別從指揮王誠下南陽進攻唐州又下遂以其兵
攻泉白光石腦等砦或諭降或進討殺獲甚衆遂盡得黃口之
地均州房州望風皆下二年制授昭信校尉襄陽衛管軍百
戶三年三月從王指揮戍金州九月回守襄陽十一月復從王
指揮戍嵩縣四年閏三月仍回守襄陽四月召爲虎賁衛百
戶佩劍扈從八月以元從功多超授處州守禦副千戶階武畧
將軍處大郡也襄多岩險其民稍缺望輒負固跳梁成至無復
竊發者守處之五年青田之沐溪民周大豹私鬻鹽衆四百餘
人益出平陽殺三魁巡檢都衛檄處州平陽守將會捕檄至之

日成投衣而作曰此行非我不可也即日領兵向沐溪令嚴所
過無所犯師次沐溪一卒入民家攘其薦一成立執而刴之衆
愈益懾服時八九月豆芋盈野無敢私取者駐師之所有大塘
魚充牣其中主家私自意漁且竭矣比師還視之則魚固在其
行軍以律如此周大豹等悉名得矣而平陽守將利剽掠使卒
持文書來捕餘黨五十家成擲其文移于地曰藉令果其黨與
猶當体朝廷寬大之意貫之况非其黨與可輒捕之乎語卒曰
而歸白而帥羅織平民有常律無自逮辜也如不用吾言我當
具奏彼乃不敢違當是時微成五十家無無類矣沐溪民以爲
威相率祠之又二年錫以世襲制書換武毅將軍又三年以
府軍後衛後所千戶召至京師明年上遣千百夫長

凡二十四人督造海舟浙江成在遣中當嚴之分水諸見遣者

率縱私人凌辱縣官榜繫役戶豪橫過取無如之何而成獨不
然又從而爲區書焉執事者樂致其力未半載而舟首完其歸
報也父老持羊酒追送浙江成堅謝不受後諸見遣者以虛泯
後期例黜就卒伍謫戍雲南獨成以稱 旨還舊職其從都督
孫恪備倭寇海上則十七年夏也秋七月有 旨守禦平陽先
是守平陽者以其地岸大海過於關防民舉足輒獲矣成至一
切除去達近安之不減處州矣成平生不事詩書而篤於孝友
以禮法檢身始從軍上有老母下有稚弟軍行常擔以從自微
時與弟友才貴睦同居共食雖富貴不變而二弟事之如事父
不命坐不坐所至門無請謁雖吏士候於大門外非公事不得
輒入而待搢紳先生恂恂卑讓惟恐夫一士間輒致三老問民
所疾苦懇懇白之守長兩賜或愆時輒憂形于色自奉養約甚

無寒暑衣太布之衣家人進錦衣迄不衣狗馬聲色澹然無所
好蓋其天性然也

史氏曰謝將軍當削平僭亂之日身列行伍之間轉戰吳越秦
楚之域所至輒與有功非勇且智烏乎能之其爲衛國公之所
屬任也宜矣尚論 皇朝大將有古賢將之風未有盛於衛國
公者也而謝將軍在衛國公麾下踰一紀則其孝友恭儉下士
愛民異乎彼之長千夫者固自有所漸被哉

聖天子興王之際將無小大無不得其人予於衛國公謝將軍
徵之於戲豈非書所謂天惟純佑命則商實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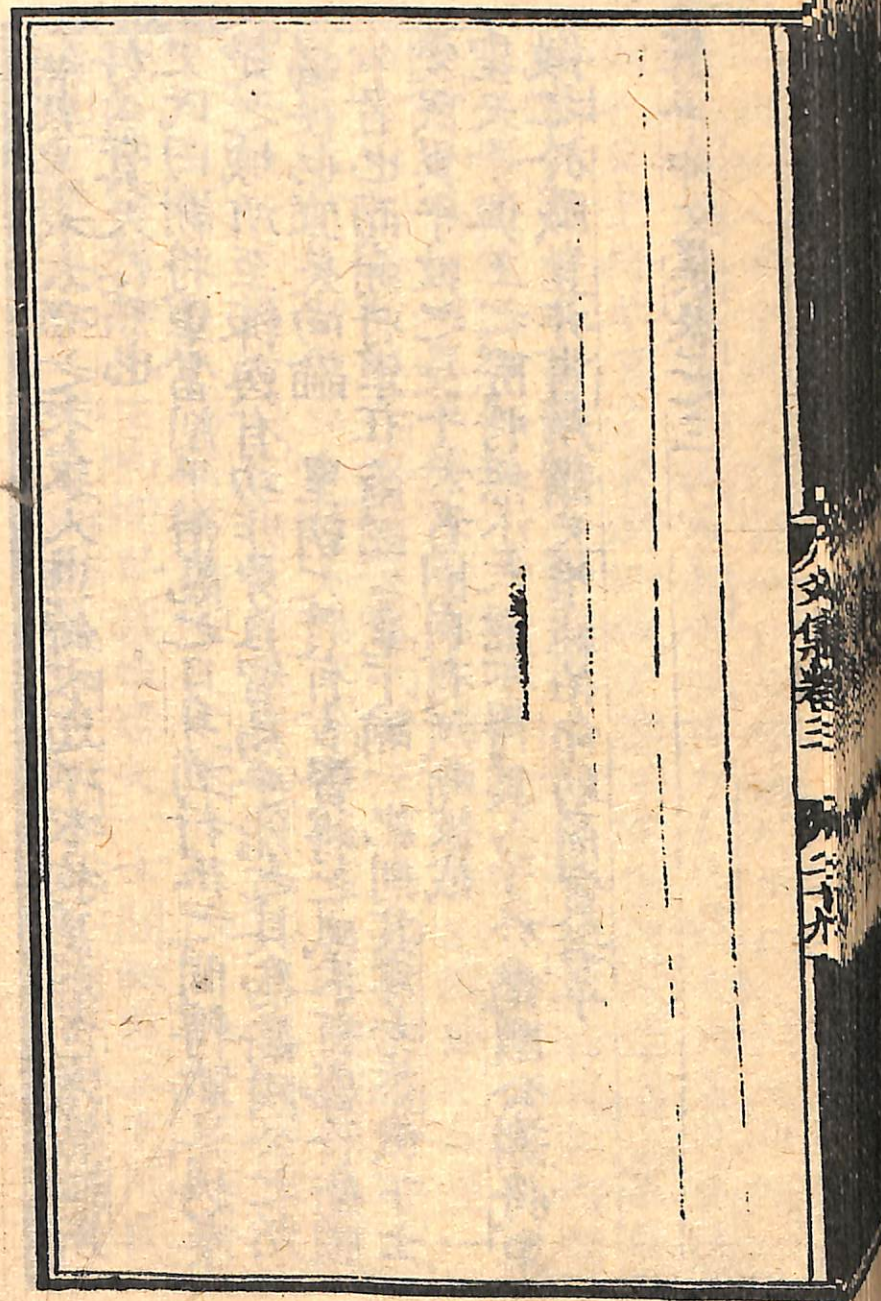
第35517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	-----

園短大	Y
-----	---

図書館	/
-----	---



新刊	
31135	卷
	學時覽
	大觀閣
	藏書

周

